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2023年 · 第5期 · 总期: 165 + S\$5.00



## 新中音乐交流的使者 杨秀伟

- 王春美以华族舞蹈书写精彩人生
- 咖啡正香浓——骆宾路专访
- 有意无意 汇成大器——画家及雕塑家黄意会印象
- “随机应变”地游走在人生舞台的张岳成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Tel: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mailto:admin@sfcca.sg)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笔者近期聆听了中国易学专家张其成教授的讲座。他从“易”字的文字学角度切入，阐明《易经》是一部阐释万物变易之道的经典；从儒、释、道文化的层面来看，“易”堪称中华文化之魂。故曰：易魂、佛心、儒风、道骨。

碰巧的是：本期的多个栏目，竟能让笔者联想到“变易”之道。

“戏如人生”栏目，张岳成通过一次舞台上的“误场”和“救场”经验，从而秉持无论台上台下，都须“沉着应变”的生活态度。《“随机应变”地游走在人生舞台的张岳成》一文，从看似平淡的一问一答中，蕴藏着深厚的东方智慧。

无独有偶，“余音缭绕”中描述的杨秀伟，也曾经在乐队声部节奏大乱时沉着应变，使演出安然过渡到正常的节奏。“秀伟巧妙而灵活地运用各种人生的机遇，在音乐圈中穿梭忙碌，起初是为了兴趣，后来是为了薪火传承”。这何尝又不是一种“随机应变”的人生智慧？

“炊烟岁月”中所描写的人物，也是通过“依着她的性子、顺着她的长处”的灵活变通，使不爱读书的“容姐”蜕变成了“烹饪”高手。容姐能“把自己的个性也掺杂了进去一块儿煮”。这一煮，竟煮出了生活的况味。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不失时机的变通，看似塞翁失马。“艺术长廊”栏目里介绍的黄意会，能为“一次游历中国的机会，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官职待遇和公费留学名额，并从此成为一个彻底放飞自我的、自由的职业艺术家。”他这一“变”，却“通”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

“年轻的春美和好朋友黄秀明、李冯鸾（舞坛‘三剑客’），随团到香港演出后，做了异想天开的决定：已经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不如跨多一步，顺便到北京学艺”。这一“顺便”，随即邂逅了吴晓邦、杨丽萍等一大批顶级舞蹈艺术家，“狮城艺事”也因此有了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坛掠影”栏目中所记录的骆宾路，更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生活易变，但这种“磨难”又焉知非福啊：“丢失的四十年，书楚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仿若一场梦魇，但也成为他日后重织文学梦的一缕金线。”《咖啡正香浓——骆宾路专访》的文末，让人品味到的是嬗变后生活的甘甜，文学的芬芳。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是变易之道，其实也是人生之道。

2023年·第5期·总期：165

##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吴绍均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 ■总编辑■

谭瑞荣

## ■副主编■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陈嘉琳

##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49/02/2023

## ■出版■

2023年10月

# 目录

- p.4** 炊烟岁月 心上有个秤杆 尤今
- p.7** 吾乡吾厝 海峡华人黄敏家族的财富与命运 陈煜
- p.11** 艺术长廊 有意无意 汇成大器 赵宏  
—— 画家及雕塑家黄意会印象
- p.16** 余音缭绕 新中音乐交流的使者杨秀伟 郭永秀
- p.20** 文坛掠影 咖啡正香浓 齐亚蓉  
—— 骆宾路专访
- p.24** 戏如人生 “随机应变”地游走在人生舞台的张岳成 章秋燕
- p.28** 狮城艺事 王春美以华族舞蹈书写精彩人生 蔡曙鹏
- p.33** 旧貌新颜 以体育起家的花拉公园 李国樑
- p.38** 南洋纵横 南洋弟子 华族先贤李登辉 章良我





p.16 余音缭绕



p.20 文坛掠影



p.28 狮城艺事

- p.42 最爱书房** 八十寿庆 甲子戏缘 庄永康  
—— 读《胡慧芳回忆录》
- p.44 艺文脉动** 新加坡五十八周年国庆美展隆重开幕 赵宏
- p.46 总会专递** 饮水思源 共育贤才 欧雅丽  
—— 四大种族的五社团为李光耀百年树人基金筹款逾千万
- p.48 校园热线** 《源》杂志再次携手南洋女中助力双语教育 欧雅丽
- p.49** 豆蔻的故事 刘家明  
翻译: Jason Low Hui Yee, Cho Yew Yee, Heng Cho Fai
- p.53** HER STORY IN THE MAKING Ngonya Linda Chee  
翻译: 李瑞嫻、王怡菲、杨祉媛
- p.56 仿佛风** 追逐游戏 张泽鼎
- p.57** 生日快乐 张乐冉
- p.58** 熬夜 张仪
- 枯叶 张境秩
- p.59** 思·华年 刘乐扬
- 她 吴桐
- p.60 本土文学** 云中谁寄锦书来 林然



# 心上有个秤杆



文·尤今

**公** 公个子瘦小，不瘦的是他的眸子。他的眼神，像是一片晴朗的好天，宽广而又温暖。

早年由海南岛移居山城怡保，与他人合作，经营咖啡店。后来，把妻子从文昌接过来之后，就扎根于此，开枝散叶。

公公在海南岛读过几年书，知道生活要出头，靠的是扎扎实实的学问，婆母虽然目不识丁，却也知道求学的重要性。无奈长女惠容不爱读书，三天两头逃课，老师投诉，公公拿了藤鞭等在门口，惠容一看到，转头便跑，跑得比狡兔还要快。公公追了老半天，气喘吁吁追不上，徒劳无功地拿着想要唬人的藤鞭，直叹气：“唉呀，不读书，以后怎么办！”惠容不敢回家，躲到姨母家去过夜。

次日，姨母把她送回家，苦口婆心地劝她姐姐：

“什么样的田地究竟该种什么样的农作物，

老天爷老早已决定了呀！高粱、玉米、小麦、稻谷、大麦，各有适合的耕地，种错了地方，再好的种子，也不会有好收成啊！牛不喝水，你硬生生地把它把头往下按，何苦呢！一旦阿容忍受不了你的管制而使起性子来，恐怕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呀！难道你真要逼她离家出走吗？再说，阿容性子活泼，嘴巴又会说话，那些刻板的文字稳不住她，沉闷的课室关不住她，一板一眼的老师也管不了她，你且依着她的性子、顺着她的长处，让她做些她爱做的事，不是两全其美吗？”

姨母爱听戏、看戏，从地方戏曲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说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颇有说服力。婆母知道，再逼下去，母女关系，必成水火。

公公也觉得束手无策了，于是，升了白旗，说：

“算了，算了，就让她到咖啡店帮忙吧！”

惠容从此就成了咖啡店的一名员工。那一

年，她年仅16。

在50年代，由公公和他两个堂弟共同经营的庐山咖啡店，在山城怡保是薄有名气的，在美食如林的怡保，咖啡店多如过江之鲫，想要脱颖而出，绝非易事。当时，在怡保，驰名四方的是白咖啡，有些咖啡店，以低温长时间烘焙咖啡豆取代传统的高温翻炒，味道浓香，大家趋之若鹜。公公坚持以传统方法翻炒咖啡豆，不过，他在翻炒时加入了香酥的牛油，把高温热炒所带来的那股犀利的焦涩味儿转化为醇厚圆融的香气，喝起来一如无骨的蛇，又顺又滑，成了皇牌饮料，客似云来。

辍学后的惠容，在咖啡店里找到了她的新天地。她嘴巴讨喜，捧着盛了白咖啡的白瓷杯子，穿梭于众多食客之间，好像一块流动的砂糖，去到哪里，甜到哪里。食客多来几次后，都成了她的朋友。过去一看到文字双眉便拧成麻花糖的惠容，这时，一如水中之莲花、树上之黄莺，有无羁的快活。

年过20，便有人上门提亲了。婆母为她安排了好几次相亲，对方满意得不得了，喜欢她伶俐的性子、喜欢她麻利的手脚、喜欢她蓬勃的笑容，可她却一个也看不上眼，不是嫌这个言谈无趣，就是嫌那个有欠温文。不爱读书的她，偏偏喜欢有书卷气的男人；可是，知识分子和她，就像是活在两个星球里的人，莫说擦出火花，即便连邂逅的机会也微乎其微。蹉跎又蹉跎，有人劝她放下眼界，将就将就，她“哈哈”地笑出声来，说：“我能养活自己呀，又何必委曲求全呢？”抱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一年拖一年。韶光易逝，当白发好像杂草一样不识时务地冒出来时，她已是积蓄颇为丰厚的单身族了，而她，也已经适应了逍遥自在的单身生活了。谈起婚姻，她嗤之以鼻：“拿条绳子来拴自己？不是自讨苦吃吗？”

说来难以置信，她的积蓄，全来自股票的买卖。许多食客，喜欢聚集于咖啡店里，讨论起落不定的股票行情。惠容人缘极佳，生意不很忙时，便在食客身边兜兜转转的，搭讪、攀谈，向

他们打听股票行情。她步步为营，量力而为，既不贪婪地孤注一掷，也不藏头缩尾趑趄不前。多年下来，本着“小心求知、大胆投资”的原则，居然也大有斩获。钱生钱、钱叠钱，慢慢地，堆起了一个小丘。别人说她运气好，她反驳：“我可不是道听途说便贸然地把钱乱乱投掷的，在决定买一只股之前，我至少征询过十个人的意见，如此小心翼翼，还会出错吗？”她遵守的一大原则是，只用闲钱去投资，心里全然没负荷。

我嫁入林家那一年，惠容40岁。她是日胜的大姐，我随日胜称她为“容姐”。

容姐是个饕餮，她味蕾像个筛子，不管什么东西，一经她舌头碰触，便能筛出粗细好坏。她无师自通，每每有人提及几克盐、几克糖、多少生抽、多少酒地学习烹饪，她便骄傲地说：“我的十指，就是量匙。”她可一点儿也没有夸张啊，看她烹饪，好似在看魔术表演，菜啊肉啊鱼啊虾啊等等食材，一到了她手里，轻拢慢捻抹复挑，立马便彰显了独特的个性；而各种各样的调味品，随意拈拈、抓抓、洒洒，甜酸苦辣便配搭得天衣无缝了。她的拿手好菜，大家随口便能说出一长串：凤爪焖鸡、苦瓜排骨、海南鸡饭、梅菜扣肉、猪脚醋、豆酱螃蟹、椒盐大虾、八宝斋、糯米鸭、甜酸鱼，等等等等。不论是荤的素的，每一道菜都是味蕾的惊叹号，是那种无人能及的独家精彩。一听到她下厨烹饪，大家连眸子都泌着口水；而等食物一端出来，大家的胃囊都变成了无底深潭。

在她数之不尽的美味佳肴当中，我最喜欢的，当属百味排骨。那是一道她自创的菜肴，用了豆酱、酸梅酱、生抽、黑酱油、糖、盐、酒去腌制；在慢火烹煮时，又加入了丁香、八角、桂皮、辣椒干。历经一个多小时焖煮而成的排骨，百味麇集，甜咸酸辣汇成了一阙交响曲，在味蕾上尽情吹奏，千回百转，回味悠长。我想，也许容姐在烹煮这道菜肴时，把自己的个性也掺杂了进去一块儿煮吧？那是一种也甜也辣的味道。

在烹饪上特具天分的容姐，如果有机会在餐

饮业上大展拳脚，应该会取得辉煌成就吧？

有一回，在闲谈中透露了这个想法，她风轻云淡地说道：

“每个人心上都有个秤杆，一端的压力大了，另一端的快乐便少了。我为亲人烹饪，快乐享之不尽，压力却是低于负数呀！”

容姐是深谙生活哲学的。

每逢农历新年，几十口人从四方八面涌回怡保老家，婆母和容姐便双双化身为千手观音，花团锦簇的菜肴层出不穷，她们那种千军万马在眼前呼啸而头发不乱、脸色不变的镇静和利落，着实让我全心叹服。魔术师必须用黑布盖住帽子而在电光石火之间变出五彩丝巾、鸽子、杯子、钞票……可她俩什么道具也不需要，十指如轮盘般旋转，不旋踵，便从厨房里端出了一道又一道菜：竹荪炖鲍鱼、啤酒鸭、清蒸鲈鱼、白斩鸡、葱爆大虾、油煎鲳鱼、芋泥带子、扣肉包、海参焖猪肚……当然，少不了那道令我神魂颠倒的百味排骨。

在杯觥交错的热闹里，容姐脸上的笑，像是镶嵌了月色的云，软绵绵而又亮闪闪，那是一种全然掩饰不了的快乐。

这样快乐的团聚，一直持续了好多、好多年，正当我以为它会像逗号一样绵延不绝时，却陡然生出了一个冰冷的句号。

亲爱的婆母于2001年病逝，宽敞的祖居里，旮旯犄角全是难以稀释的痛楚和无可化解的思念。容姐选择了逃避，她搬离怡保祖宅，在吉隆坡买了一栋公寓，和妹妹毗邻而居，老来相依。

繁华大城的生活，她无法很好地适应，因为过去鸡犬之声相闻而邻里温馨往来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在吉隆坡，每户人家的大门都像是一张木无表情的扑克牌，她猜不透里面的内容，也没有兴致去猜。

她在袅袅炊烟里寻找她的大快活，每天精心烹煮各式菜肴和点心，往妹妹家里送，硬生生地养胖了保持独身而忙于工作的妹妹，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又有了新的目标。有一回，小姑偷偷向

我诉苦：“一餐还未吃完，又送来一餐，这种连环餐食，真叫人招架不了啊！”语气里，全无抱怨的成分，脸上的笑容，像营养过度的菊花一样肥硕。

2018年，比她足足小了12岁的妹妹，因为心脏病暴发，猝然而逝。

妹妹走了，容姐像是鱼儿被抽去了脊骨一样，整个人变得没神没气。独居公寓的她，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了。住在三楼，每回出门，上下楼梯对于双腿乏力的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洗衣抹地、买菜烹饪，更是吃力万分。大家劝她雇用女佣，她一口回绝。读了太多负面新闻，她担心自己会成为被女佣虐待的老人。

有一天，忽然拨电通知我们，她已找到了符合心意的安老院。

我们一家子风风火火地从新加坡驱车赶返吉隆坡，到安老院去探访她。

那是一所由私人经营的安老院，以半独立式的洋楼改建而成，分成双人房、四人房、六人房，总共可以容纳20余人。阿容姐选了双人房，每月收费2500元。安老院雇有护士、厨师、杂役，包办一切洗衣、打扫、烹饪的杂务，每天提供四餐（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住客可以自由出入，阿容姐一早一晚都拄着拐杖外出散步。

环境干净，照料周全，可是，除了大厅那一台电视机，没有其他消遣，更遑论为老人举办任何娱乐活动了。

生性乐观的阿容姐平静地说道：

“这儿一切都很好，起码我不必天天为琐碎家务而劳神费心。”顿了顿，又说：“只是，我实在想念家里那一间烟飞油溅的厨房……”

说这话时，她的眸子，难以遏制地翻涌着一种深邃而又浩瀚的寂寞，一种足以将整个人淹没掉的寂寞……

在这一刻，我多么、多么希望能够好好地再吃一回她亲手烹制的百味排骨啊！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海峡华人黄敏家族的财富与命运



文图·陈煜

1922年宋旺相撰写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一书，记录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百年以来赫赫有名的华商。其中有两对父子——黄敏与文德、林和坂与秉祥，这两个家族渊源颇深，书中以先后顺序介绍。黄敏（1823-1868）是19世纪中期新加坡最为显赫的华商之一，其公司丰源号是海峡殖民地最大华人船务公司之一，主掌东南亚与华南航线，同时经营进出口贸易、种植业等。

黄敏家族虽为钜商，却四代男丁单传，皆英年早逝，每代女儿也仅一两位，有两代女儿嫁给同为龙溪籍的林家两代父子：黄敏之女王文霞嫁给林和坂；黄文德之女月珠嫁给林秉祥。能力超群的女婿参与家族经营，建立起强有力的姻亲网络。黄敏之孙祥达26岁猝然离世未留下遗嘱，引发其百万遗产的继承权争议，其家族不动产于1910年公开拍卖，次年黄敏公司清盘。黄祥达遗产权的争议持续长达40年，将其家族财富与家庭关系呈现于公众眼前，让人得见海峡殖民时代华人婚姻与子女权益问题。

## 四代单传的龙溪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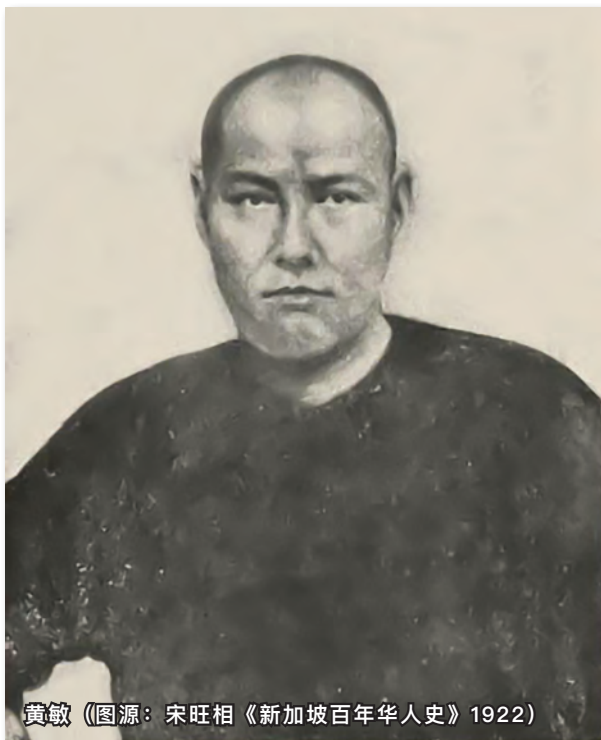
黄敏于1823年出生于原籍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上张，不知何时下南洋。1858年他作为本地木薯厂厂主之一出现在市政公报上，因木薯制造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政府磋商，可见其已在新加坡落脚并累积了相当多的财富。根据宋旺相的记载：黄敏起家于与荷属印尼的贸

易，是本地巴厘商品的最大进口商，尤以陶器而闻名，后进军航运业，主要为华人提供中国和印尼的提供航运服务，一度拥有超过20支船。

黄敏一生勤勉，将全部精力投入商业经营，娶有两房妻子，其一是马来亚土生华人富商龚光传之女。黄敏1868年去世，享年45岁，留下一子文德（1850-1888）与一女文霞。黄敏在世时将爱女下嫁给同样来自龙溪的同乡、也是他的得力助手林和坂（1841-1914），尽管当时林和坂在家乡已娶有妻子。

事实证明黄敏慧眼识人，林和坂辅佐黄家三代人经营黄敏公司，也晋升为大股东。黄文德继承父业，与姐夫共同拓展黄敏公司，相当有社交能力，为人慷慨且乐善好施。他曾担任陈笃生医院委员会和保良局委员，捐款4000元给该院作为储备金投资生息，历经20年累积的经费，1909年用于兴建新病房楼，其中一个住院区以其命名。不幸的是黄文德染病，于1888年9月22日突然去世，年仅36岁，留下独子黄祥达（1875-1901）与两女。因其深受敬爱，停泊在新加坡港口的华人船只全部降半旗致哀。

黄文德去世时，黄祥达年仅13岁，林和坂成为其遗产执行人。值得关注的是，黄文德的两个女儿都嫁给能干的年轻富商，黄月珠嫁给林和坂六子秉祥，黄月金嫁给李清渊独子浚源。三个闽籍富商家族通过联姻加强了商业合作关



黄敏 (图源: 宋旺相《新加坡百年华人史》1922)



黄文德 (图源: 宋旺相《新加坡百年华人史》1922)

系，林秉祥与李浚源不仅是连襟，也是挚友和商业伙伴。

### 黄敏商业帝国的兴亡

尽管父亲早逝，黄祥达在姑父林和坂的照拂下，接受良好的教育，以热爱音乐而闻名于海峡殖地上流社会。他擅长演奏小提琴，是当时华人哲学社音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生于富豪之家，黄祥达曾于1899年通过竞标，以最高价买下桥北路五座房屋和香港街的两座房屋。1900年1月年满25岁之际，黄祥达正式继承父亲留下的黄敏公司股权，成为公司合伙人。

不幸的是，黄家的悲剧再次发生。1901年黄祥达以26岁之龄猝然而终，留下年仅6岁的独子黄永清（1895-1928），这对于黄敏家族是致命一击。由于他的猝然离世未能留下遗嘱，黄祥达母亲洪清安与遗孀何素珠在巨额遗产的继承管理上产生重大冲突，高等法院判定何素珠为遗产管理人。何素珠与黄祥达结婚三年未生育子女，独子永清的生母吴牡丹，据传

原是黄家婢女而被收为偏房。1908年黄家由合洛路搬到东陵基利尼律28号居住，1909年何素珠决意改嫁陈梦桃，家人极力劝阻无效，洪清安带着黄永清与吴牡丹搬到尼路居住，与何素珠断绝往来。

何素珠作为黄祥达法定遗孀的继承权受到海峡殖民地律法的保护，改嫁并不影响其管理权与继承权。黄敏家族不动产于1910年3月22号和29号举行公开拍卖，共有97个地块，吸引众多买家，包括从马六甲而来的华人富商，拍卖总价高达39万4728元，被视为1910年本地最重大的房地产交易。值得关注的是，黄敏家族成员也是大买家，包括何素珠、洪清安、林秉祥、李浚源等。拍卖会后，何素珠发出公告，全权负责处理黄祥达遗产的相关财务问题。

1911年3月，在林和坂的主持下，黄敏公司自动清盘，各项产业公开拍卖，包括船队、米较、中央引擎厂、房地产等。此时黄敏公司船队的大型蒸汽船川行于仰光、海峡殖民地和 中国之间，主要提供运送苦力的服务。较小的

船只在新加坡、印尼泗水和莫鲁加群岛之间运行。黄敏公司产业为各大业主所收购，其中四艘大型蒸汽船为林秉祥所收购，充实了他与弟弟秉懋创办的和丰船务公司。昌盛长达半个世纪的黄敏商业帝国落幕，年逾古稀的林和坂退休安享晚年。

## 尼路的海峡华人宅邸

黄永清由祖母洪清安和生母吴牡丹抚养长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成年之后加入姑父林秉祥的和丰集团，也是和丰银行、华商银行，以及多家公司的股东。1922年通过拍卖买下蔡厝港143英亩多的橡胶园，1925年11月曾前往香港和中国旅行。黄永清也参加多家华人社团，包括海峡华人读书会等，为各类慈善赈济事业捐款。他在加东的别墅常开放给各社团使用，包括异族人士的聚会。

1920年1月18日，洪清安在尼路56-13号去世，享寿68岁，葬于亚历山大路坟场。黄永清于1928年5月8日在尼路158号家中去世，年仅34岁，留下年仅6岁的独子黄赐福（1922-1972），一年后其夫人洪平娘亦辞世，夫妻同葬于武吉布朗。1931年9月5日吴牡丹在尼路

157号去世，也葬于亚历山大路坟场。年幼的黄赐福在四年内失去三位至亲。

黄永清与家人的逝世信息显示黄家在尼路拥有多处产业，其中之一是建于1895年的尼路157号。自从1909年洪清安带着黄永清与吴牡丹搬到尼路，这里一直是黄家宅邸。建筑原为两层高，后加建第三层，前廊两侧残留的拱门痕迹显示曾联通隔壁单位。入口设有实木通高门扇，外侧设有栅门，前部的接待厅装饰极为精美，华丽的透雕木屏风后是家族私人空间。满铺白色大理石的天井旁设有木楼梯连接二楼，建筑后部为祖厅，正中靠墙设有神主龛供奉祖先牌位。二楼仅在前部以木板隔出一间主卧室，其余为开敞空间。1950年代，由于殖民政府强制开辟后巷，隔断了原有的厨房，因此在建筑后部增建厨房、厕所、螺旋楼梯等。

## 结语

黄敏家族曾是“海峡华人社群最古老和最受尊敬的家族之一”。19世纪中期黄敏由漳州龙溪南来创业，从此落地生根，其后裔成为海峡华人，他们的婚姻关系与子女继承权受到海峡殖民地律法的保障。作为黄祥达遗孀，何素珠争

取合法的管理与继承权，不顾舆论压力，与黄家断绝关系，带着庞大遗产改嫁已有一子一女的陈梦桃，两人婚后生育两个儿子。1925年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兴建校舍时，她以陈梦桃夫人的名义捐献超过5000元获得教室冠名权，却是以亡夫黄祥达之名命名。

何素珠与黄祥达结婚三年未有生育，华人家庭有收养螟蛉子的习惯，她领养一



武吉布朗黄永清与夫人洪平娘墓（图源：林志强提供）



尼路157号现国大峇峇屋

## The Wealth and Destiny of A Straits-Chinese Family: The Wee Bin Family of Longxi Origin

Born in Longxia county located in the Zhangzhou prefecture of the Fujian province, Wee Bin (1823-1868) was a prominent Chinese merchant in Singapore in the mid-19th century. Wee Bin & Co., one of the largest Chinese shipping firm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dominated the routes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China. Wee Bin worked hard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died in 1869 at the age of 45, leaving one son, Boon Teck (1850-1888), and one daughter, Boon Har, to mourn their loss. During his lifetime, he arranged the marriage between Boon Har and Lim Ho Puah, his talented assistant of the same Longxi origin.

Wee Boon Teck grew into a well-respected merchant and worked closely with his brother-in-law, Lim Ho Puah. The Wee Bin & Co. flourished under their leadership. Unfortunately, Wee Book Teck died on September 22, 1888, at the age of 36. His only son, Wee Siang Tat (1875-1901), was then thirteen years old. Lim Ho Puah became the executor of his estate. Wee Boon Teck's two daughters married two promising businessmen - Guat Choo married Lim Peng Siang (the sixth son of Lim Ho Puah), and Guat Kim married Lee Choon Guan (the only son of Lee Cheng Yan). The inter-marriages strengthened the business collaboration among these three prominent Hokkien families.

Though he lost his father at a young age, Wee Siang Tat received a good education and was known for his passion for music. He played the violin well and was one of the original members of the musical section of the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When he reached the age of twenty-five in January 1900, he officially succeeded his father's share and interests in the Wee Bin & Co. and became a partner.

Unfortunately tragedy struck the Wee family again. Wee Siang Tat died unexpectedly in 1901 at the young age of 26, leaving behind one son, Wee Eng Cheng (1895-1928). His sudden death without a will triggered a dispute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 estate. His lawful widow, Ho Sok Choo Neo, was granted the administration right by the Supreme Court. However, she remarried Tan Moeng Tho in 1909 and broke away from the Wee family. Led by his grandmother, Ang Cheng An Neo, Wee Eng Cheng and his biological mother, Goh Boh Tan, moved to their residence at Neil Road. The Wee Siang Tat's estate was auctioned for sale in 1910, and Wee Bin & Co. was voluntarily liquidated the following year. The lawsuits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Wee Siang Tat's estate lasted forty years, exposing the Wee family's wealth, marriages and children.

Wee Eng Cheng died on May 8, 1928, at the age of 34 and was buried in Bukit Brown Cemetery. He left behind one son, Wee Seck Hock (1922-1972). Their residence at 157 Neil Road was bought over by NUS in 2006. After its restoration in 2008, the house was named Baba House to showcase the Straits-Chinese family life and continue the Wee family's memories.

子荣远一女武叻，两人原姓黄，后随其改嫁姓陈，分别于1934年和1940年（黄祥达去世23年和39年后），以其亲生子女的名义，提出诉讼追讨百万遗产继承权。因何素珠已于1931年去世无法证实他们的身份，取证于黄家亲友后，法庭判定两人为何素珠领养，并非黄祥达亲生，因此不具备遗产继承权。

黄永清去世后，其子赐福及家人居住在尼路157号，直到1980年代迁出，老屋空置许久。2006年，陈祯禄爵士的女儿金蕊为纪念其父，向国大捐款400万元，从黄赐福之子黄麟与Wee Sun手中买下该产业，2007年展开全面修复，2008年9月对外开放，命名为峇峇屋，展示海峡华人家庭生活场景，留存黄敏家族珍贵的记忆。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 有意无意 汇成大器

## 画家及雕塑家黄意会印象



文图 · 赵宏

**黄**意会 (Ng Yak Whee) “是一个寻梦者，一个追梦人。这个梦的本质，是一个真实的自己；这个梦的表现，是一片充满感情色彩的艺术空间。为了这个梦，他走了一生的路，直到今天，依然在路上”<sup>[1]</sup>。这是本地文史学者兼艺术评论家杜南发对黄意会的赞许。

1940年代，黄意会的父亲自广东潮汕地区到抵新加坡，母亲是本地华人。黄意会1954年出生，家中兄妹12人。从1960年至1970年，自小学至中学，他都在公教学校读书，之后国民服役，并于1975年考入南洋大学生物学系，1979年毕业后入职国家公园与娱乐署，



1983年辞职，成为职业艺术家。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和雕塑家，黄意会以惊人的禀赋，连续获得多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奖项，一时风光无两。1985年，他获得日本福冈市国际交流展卓越奖；1987年，获法国巴黎大皇宫沙龙展银奖，同年，获新加坡第一届IBM绘画比赛最佳奖（1989年再次以雕塑作品获得大赛第二名）；1992年获得新加坡大华银行年度绘画比赛一等奖，并自1998年起，三次蝉联新加坡陈之初博士艺术奖首奖。

黄意会本名黄益惠，1980年代开始为《南洋商报》副刊提供美术插图，署名“意会”并沿用至今。1997年起，他应时任《联合早报》副刊主编的潘正镭之邀撰写“画话”专栏，亦文亦画，初以《车顶上的画》开篇，一写就是十五年，最后一篇是《一声鸟啼》。

艺术的种子，其实早就播撒在黄意会的心灵之间。他父亲早年在新加坡河畔的大华船务公司做秘书和财务，经常要在黑板上贴出大沽船的船期等事项，他不拘一格，有时以抹布蘸上灰水一蹴而就。这对幼小的黄意会来说，就是绝对的艺

术感染力。他父亲潇洒率性的性格，影响了一众儿女，较为宽裕的家境，也令子女们不必为蝇营苟苟的生活琐事而随波逐流。黄意会的姐姐们，有的当修女，有的学服装设计，有的热衷于烹饪，而他则选择艺术，都没有受到过多的来自家庭的限制和约束，在自由自在的氛围中，在有意无意之间，最终每个人都成就了一番令人瞩目的事业。

在新加坡河畔，他看到过陈文希写生的身影：画跳跃展翅的麻雀，也曾对范昌乾的海派水墨倾心。出门看戏的时候，看到售卖小食的印度人的包装纸是漂亮的画报，二话不说就把画报买下。在公教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和虎威（原名黄虚怀，建筑师，古迹保留专家）、林任君（《联合早报》前总编辑）等同学一起编写文学期刊，是学校黑板报美术设计的主创人员；高一的时候办了人生第一次画展；国民服役后进入军营，他又拿起画笔在军营和军官俱乐部的墙上画壁画，同袍们顶着烈日操练，他则可以悠哉游哉地涂涂抹抹；进入南大之后，他是风流倜傥的文青才子，是南大美术协会1976至1977年度的会长。他打篮球、组织诗社、为诗展画海报、为戏剧表演做雕塑、搞设计、画布景，哪一样都少不了他。他曾经长期和新加坡戏剧大师郭宝崑（Kuo Pao Kun, 1939-2002）导演合作，有一次在为话剧《傻姑娘与怪老树》设计舞台装置时，由于经费不足，只好利用废旧物品，甚至真的在住家附近拔起一颗粗大的树洞，豁然展现在大幕拉开的舞台之上。就是到了现在，导演林海燕也时不时追着黄意会为“海燕等人剧场”的舞台剧制作布景、道具。只要有人相邀，黄意会从来都不拒绝，因为他太喜欢了，从不计较设计费，不管有钱没钱，多数时候还会自己贴钱，不论有多忙，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参与和支持——为了美好，为了艺术，一切都可以。他就是这么任性、执着、豁达、率真、敞开心胸，一往无前。

1983年，黄意会是国家公园与娱乐署的官员，负责东海岸国家公园的管理工作，由于表现优异，获官方正式推荐赴澳洲留学，但彼时恰逢新加坡现代画会组团赴中国考察的申请获得批准，他竟舍弃了学习升迁的机会，决定与画会同行。在那个时代，个人赴华旅行还未予全面开放，黄意会为了这样一次游历中国的机会，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官职待遇和公费留学名额，并从此

《城市，夜City Night》布纸上胶彩及水墨 64X82cm (1991)





《老街Street Scene》峇迪 43X58cm (2016)



《花舞Flowers Dance》布面胶彩 50X40cm (2019)

成为一个彻底放飞自我的、自由的职业艺术家。

黄意会是纯粹的，他的才华来自他的心灵感应。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学院派美术训练，而是通过吸收融合名家作品，自创一格，是名副其实的自学成才，因此很难将他的作品做一个严格的学术分类和流派定义。他曾经说过：“自由是创作的先决条件，自由心开则画随心走，处处开花。创作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探索、实践，也是一件寻找美与和谐的过程。因此，我从自然中汲取绘画的颜料，在尘世里浸染生命的色彩。有时候我会用放大的眼去看山石的纹理，有时候我会用显微的心去找流水的痕迹。我要让颜色说话，让色彩自由碰撞出自然的美好。也只有身在自然中才能感受自然的气息。所以我穿入花间，与花草同呼吸；我踩碎树影，与日月同行。有一段日子，我常去大海浮潜。海底的世界是个宁静的世界，海底的色彩是梦幻多姿的。我看到水纹流动的美丽，看到珊瑚礁绽放的灿烂。这些画面也成为我绘画的焦点。画本无法，识法而不为法所用则趣生。技巧与效果是绘画追求的基本法，技巧可以完美，效果可以玩味，但是如果没有了精神意境，没有‘趣’的韵味的话，就只流于表面的虚美，浮华。这些年来，我以水代笔，让颜色自由流动如海中的自游鱼。画布是我的天空，我让山水在天空中相逢，让树鸟展翼，让千风起飞，让千影随行。世上千般味，人间万种情。有了自由心，情动自然形于画。画有情，才能触动人心。”

当然，从美术批评的角度，在黄意会的作品上多少还是可以看得一些历史上重要的艺术家的影响和痕迹，比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培根的早期作品受到

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几乎全靠自学，运用粗犷强劲的笔触技法表现各种扭曲变形的人物形象和内心隐藏的情绪。虽然人物的形象被肢解甚至扭曲，但依然保持着可以辨认的形象。在培根的笔下，形象不再是再现的重复，而是命运真实的面目。培根形容自己的作品是“试图把某种情绪形象化”，敢于直视内心感受。用色与构图手法不仅凸显了培根精巧简练的作画风格，是有关抽象表现主义与色域绘画的概念，画中的背景由蓝色、绿色和白色的横条组成，不论背景或构图，均表现出鲜明的平面性和盎然活力。这种影响在黄意会的作品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他的

《向日葵的午后》布面油画 137X130cm (2020)



人物肖像，代表了他的艺术成就的高光部分。他的画册《无时》（Timeless）曾刊载一幅创作于2013年的油画自画像《我和我自己》，画面是浅灰绿色的底色，笔触则是非具象性的，有适度的扭曲变形和模糊，但主题人物依旧可辨，是两个合为一体的人物，一人睁大眼睛、手握一枝盛满红酒的透明玻璃酒瓶，蓝色的眸子忧郁地斜向远方眺望；另一人闭着双眼，手里同样握着一只酒瓶，不过是暗绿色的，酒瓶向下，似乎沉浸在无意识的睡梦中，把美酒一股脑地泼洒下来。清醒的一人身着蓝衫，面色苍白而冷峻；迷蒙的一人，似乎是醉了，面色红润，身着紫衣，双乳微微隆起，像个女人……这是一件奇妙的作品，黄意会以略微抽象变形的两个人物诠释了自我的内在认识。他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他有优渥的生活，优雅的个人气质，但生活中也会缺少某些慰藉，也许他总是把美好、快乐和温暖带给别人，但他自己的内心也十分渴望被人爱抚和安慰。出于隐私的考虑，笔者无法追问他的私人生活，但显然，在他的隐秘角落里隐藏着一位天使佳人。她可能无法从现实中走近他，不能和他一起在宽大的卧室里，透过屋顶的斜窗仰望空中的星斗，也不能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时，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喝一杯刚刚煮好的咖啡……因此，他希望在酒精的醉意中，在半梦半醒之下，把自己和那个人结合成完美的一体。有意思的是，黄意会在画册上特别注释的文字是一首短诗：“谁应该先睡，谁比谁清醒；风吹来答案，我把酒灌醉”。

黄意会也创作大量的抽象风景作品，大多数都是靠笔触和颜色的变化形成非真实景象的视觉

导向，与赵无极（Zao Wou Ki, 1920-2013）神交，却又完全不同。也许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赵无极的影响，但并没有像赵无极那样强调山水的抽象概念，观众大抵还是可以窥测一些画面效果的由来。赵无极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的浸润，但黄意会是一个飘落南洋、未经熏陶的赤子，自然缺少一种厚重之气，不过，黄意会这类作品的用色基本是低沉和忧郁的，也许是相由心生的某种自然写照。

他的另一幅创作于2011年的布面油画《夏日盛宴》也十分精彩。画面以正方形构图，通篇是浓重的黑色树干，蜿蜒虬劲，间或点缀着一些隐约可见的彩色小鸟。猛一看，还以为是吴冠中的作品，但细细揣摩之后，又别有风致，韵味与笔触与吴冠中大相径庭。这幅作品大胆地采用深黑色为主调，无视焦点投射原则，采用中国画传统的散点透视和平视法则，颇为大胆；那些色彩艳丽的小鸟，既体现了区域属性，也在色彩配置上打破了黑色的沉重，形成巧妙的平衡，借力打力，如太极之势，妙趣盎然。

1952年，刘抗、陈文希、钟泗宾、陈宗瑞等人来到印尼峇厘岛写生，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浓烈南洋风情的作品，回国后举办联展，轰动一时。他们将水墨、水彩、油画的技巧和热带地区特有的鲜艳色彩进行融合，借用了欧洲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表现技法。如果说之前的艺术家所宣扬的本土风格还是一种模糊的意识，那么峇厘岛之旅所赋予的东南亚土著文化的仪式感和装饰风格，都在这些先驱画家的作品中得以不同程度地展现，显示出他们对马来土著文化的关注，对马

来半岛和婆罗洲为主要地域的气候和植物的关注，以及对沙捞越原住民和印尼土著族人的重点刻画。南洋风格并不是对本地风物人文的一种现实性描绘，也很难用一种完全统一和纯粹一致的风格来界定，每位画家都有各

《心栖梦归处》布面油画 150X120cm (2020)



《绝色》布面油画 100X80cm (2021)





自不同的表现语言。但他们的创作是有共性的，无论是渔村、山川、花木和人物，在热带阳光的照耀之下，都鲜亮明快，有明显的田园诗意。南洋风格表现的是一种对地域、国家、民族、文化、习俗的认同，是新加坡第一代画家在巴黎画派和中国传统绘画的冲撞中的探索，这种影响持续发酵，或强或弱，始终伴随本地艺术家。直至今日，当然也有一部分文化认识肤浅的画家，仅以中国式的笔墨描绘本地风物，刻意迎合，缺乏笔墨情趣，表现效果亦差强人意。到了黄意会这一代，本地画家已经具备了完全的本土文化意识，他们看中国，看欧美，已经不再是仰望和崇拜，而是有着自己独特视角和文化意识，在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及印象表现主义之间自由穿插，收放自如，不受具体事物的表象约束，以高度概括的手法，抓住目标题材的灵魂和气质，画面特点鲜明，具有高度的文化辨识度，价值极高，成就非同寻常，这需要美术批评学者和艺术史学者予以充分的、必要的认识。

黄意会也曾创作过一些纸刻作品，小有成就。他“集画家，摄影家，舞美设计师于一身，但是本质来说，他更是一个诗人。画画、摄影、舞美，只是他写诗的不同形式”<sup>[2]</sup>。台湾作家三毛（1943-1991）曾三度莅临新加坡，1985年，“在三毛下榻的帝国酒店10楼客房里，虽然大家初识，但意会等年青人和她性情相近，意气相投，在酒店客房席地围坐，不拘形式，开怀畅谈”<sup>[3]</sup>，2021年，黄意会在本地一间画廊举办了与三毛有关的文化艺术展，一时再传佳话。

#### 注释：

- [1] 杜南发《梦土花卉·无时无限——黄意会的心境艺术》，《无时》（Timeless）画册，Wincraft出版社，2018。
- [2] 黄嘉一《转身，谁在转身？——记黄意会摄影展〈转身〉》，《源》杂志第138期，2019-05-28。
- [3] 杜南发《浮生如梦 一生不悔——三毛在新加坡的行程、诗迹和心迹》，《联合早报》，2021-03-24。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 Ng Yak Whee's Dream Comes True

Ng Yak Whee is a dreamer, and behind this dream is a man true to himself.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dream is an artistic space filled with emotions. Ng has gone through a lifetime pursuing his dream, and till this day he is still following and living his dream. This is the compliment given by Toh Lam Huat, a Singapore art historian and art critic.

Ng Yak Whee joined the Parks and Recreation Department in 1979 after graduating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For hi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nd diligence in managing the East Coast Park, he was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further his studies in Australia. But he abandoned this golden chance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promotion in order to travel with an art association for a group visit to China. At that time, individual travel to China was not yet fully open. Ng Yak Whee eventually gave up his well paid civil service job and became a full-time artist free to pursue whatever he desires.

Ng Yak Whee is pure and simple, and his talent is derived from his intuitions. Though he did not received formal art education or training, he developed his style by absorbing and integrating the works of famous artists he could sees. He is truly self-taught,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strict academic classification and genre definition of him and his works. He once said that freedom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creativity. He believes that if you are free, you will follow your heart and blossom everywhere.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rt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nd is also a process of finding beauty and harmony.

Ng Yak Whee represents a new generation of Singaporean artists who are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and expanding the concept of the Nanyang style. Their works are distinctive in style and highly recognizable with a strong sense of cultural affiliation. Art critics and art historians should pay attention and affirm Ng and his peers with the rightful recognition.

# 交流的使者 新中音乐 杨秀伟



文图·郭永秀

在新加坡的华乐圈子中，有一位音乐工作者是不应被忽略的，那就是杨秀伟。我和秀伟结缘，应该是在80年代初。那时候他的嘉兴企业专门出售乐器，我也会到他的乐器店里购买乐器，虽然并不是很熟络，但知道他在华乐圈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时候的嘉兴企业，店里除了售卖乐器，还有许多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唱片、乐谱和音乐资料。除此之外，音乐会讯息、音乐会海报，甚至音乐会入场券，也可以在嘉兴买到。我的一本音乐评论集《余韵》也托他在店里帮忙售卖。

杨秀伟以及店员——夫人钱凤鸣和她的妹妹，待人和蔼可亲。有时也看到一些学生或乐手在店里谈天，嘉兴成为音乐爱好者喜欢聚集的地方。钱凤鸣是一位音色优美、有实力的女高音。80年代还曾为新加坡作曲家协会录制的“新加坡歌曲创作集”（卡式录音带）演唱我创作的一首歌《不知道为了什么》。

## 多才多艺自通不同乐器

杨秀伟出生于1954年。他于1967年中学时代就参加学校铜乐队，学习打击乐。后来应乐团的需要，又学习了许多不同的乐器。华乐方面，他深受哥哥杨秀钦的影响。杨秀钦是琵琶演奏家，也是吴奕明父亲吴膺赞（又名吴继宜）的学生，学习潮州音乐和琵琶。

和许多在那个年代成长的人一样，当时在新加坡很难找到老师，秀伟演奏的华乐器如笛子、唢呐、低音提琴、打击乐，甚至作曲和编曲都靠自学。天资聪颖的他很多乐器都是一学就会。中学时代，他加入了教育部属下的青年华乐团，团员是各个中学里筛选出来的华乐精英，演奏水平极高。后来许多团员成了华乐界中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

1968年秀伟加入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华乐团，担任打击乐手。这个乐团聚集了当时新加坡的华乐好手，成为本地第一个半职业乐团，指挥是来自中国的郑思森。1971年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华乐团解散后，秀伟跟随当时的指挥李雪玲以及一部分青年华乐团的成员加入人民协会华乐团。当时我也是人民协会华乐团的团员，后来退

出了，与友人组织了掘新民族管弦乐团。所以我们之间可说是擦肩而过，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那时秀伟刚好在国民服役期间，所以加入了后备军人协会华乐团。当时的指挥是颜民春，主管是陈景文，秀伟在乐队里面担任打击乐手，也当了6个月的助理主管。后来指挥换成了小提琴家林哲源。

在林哲源执掌后备军人协会华乐团的时候，曾经办过几场比较大型的演出，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74年的《五月协奏》。林哲源本身是小提琴和长笛演奏家，在念中正中学时玩过华乐、指挥过学校华乐团。他在华乐中加进了许多西乐，为本地中西乐混合演奏掀开了新的一幕。那时秀伟正跟女友钱凤鸣谈恋爱，同时期也有不少人拜倒在凤鸣的石榴裙下。林哲源有意撮合他们，特别制造机会让他去指挥一组节目。于是他编了三首歌：《茶山新歌》《小曲好唱口难开》《人说山西好风光》给女高音钱凤鸣演唱，并指挥乐团替她伴奏，演出极为成功。后来秀伟终迎得美人归。

1971年，新加坡教育部青年华乐团和青年交响乐团一起到瑞士参加国际青年管弦乐大会，秀伟是当时的团员。1972年他带了青年华乐团



青年时期的杨秀伟（左）和杨稟敬在教育部课外活动中心排练室

的一个华乐小组，当时团员们称他们为“三杨过周”——杨稟敬（笛子）、杨培贤（三弦）、杨秀伟（唢呐、打击）与周经豪（二胡），去参加国际地方音乐比赛，获第二名。

1974年新加坡人民协会成立华乐团，邀请来自香港的吴大江当指挥，吸引了许多新加坡乐手加入并开了好几场音乐会。例如在国家剧场举行的大型华乐交响诗《我的祖国》，听众反应热烈，人协华乐团的规模也逐渐壮大，成为在中国以外第一个令人瞩目的职业华乐团。

## 跨香江到神州牵线搭桥

1976年吴大江把人协华乐团带到香港演出，轰动了香江。香港于1977年成立了香港中乐团。



杨秀伟与青年华乐团旧团员合影

吴大江受邀回香港，被聘为音乐总监兼指挥。吴大江也邀请了当时在人协华乐团的一些团员去香港，成为基本的专业乐手。秀伟是第一批应邀的团员，其他的团员包括易有伍（高胡）、谭锦成（大提琴）、欧钟庆（笙）、李志群（笙）和许丽芳（三弦）。钱凤鸣也跟着杨秀伟到香港，在香港中乐团兼任打击乐手。第二批过去的有朱文昌（笛子）和杨培贤（三弦）。

在香港中乐团任职期间，秀伟经常进入中国，帮新加坡的音乐家买乐器、向中国音乐家取乐谱等。当时新加坡与中国尚未建立邦交，由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所以内政部查得非常严，从香港寄到新加坡的文件都经常被检查，有些乐谱也被扣留和没收。秀伟只好把乐谱拆开分成几部分，以邮件的方式寄来新加坡。当时新加坡从事乐曲创作的人极少，所以这些乐谱对乐队的人帮助很大，对华乐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影响。

秀伟在香港中乐团担任了5年的专业乐手。他除了香港以外，也经常随团到其他国家演出，但最终倦鸟知还，1981年杨秀伟和钱凤鸣回到新加坡。

1979年由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的演奏家周经豪、杨票敬、沈文友等成立了嘉兴企业公司，专门售卖乐器。但因为他们是专业的演奏家，没有时间看店。杨秀伟回国之后，他们就请他接手乐器店的业务，嘉兴企业交由他来掌管。嘉兴最初的地址在黄金大厦，后来迁到书城（百胜楼）。我去过多次，每次都看到很多音乐爱好者在选购乐器或听音乐、购唱片。他的店不只售

卖乐器，也是本地乐手互相交流、互通讯息的地方，同时还帮忙一些乐手找到所想要的乐谱和比较特别的乐器。

嘉兴企业主要的业务是售卖华乐器，所以秀伟经常需要到中国办货，出席许多货物交流会或大型展览会。在中国他认识了许多乐器厂的老板，都能选到比较好的乐器。许多对乐器有较高要求的乐手都会向他订购。早年笙和加键唢呐在本地很少有人售卖，是由他首先引进本地的。

秀伟也因此结识了许多中国著名的音乐家，例如北京的刘文金、彭修文、秦鹏章、朴东升，上海的顾冠仁、闵惠芬、瞿春泉、夏飞云等当代名家。在中国从事华乐的人，没有人不认识他。许多人都通过他跟中国音乐家联系，或到乐器厂选购中意的乐器。有想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音乐爱好者，秀伟也会尽力帮忙牵线。这无形中使他成为新中两国音乐家交流的重要渠道。可惜近年来乐器店竞争激烈，嘉兴几年前因亏损过大而停业。不过嘉兴企业这个名字，在从事华乐者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 指导、指挥、演奏及教学的丰富经历

上世纪80年代秀伟开始到学校组织乐团、教导学生学华乐。1981年他受邀加入新加坡广播局华乐团任副指挥，同时也是乐团的指导员，指导唢呐组、低音提琴组，直到88年离开为止。

1982年，我受邀在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华族舞蹈团成立一支中西混合乐团。乐团以华乐为主，加入一组西乐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等。需要时也加入西洋吹管乐器。这支乐队除了为舞蹈团伴奏以外，每年也有自己的音乐会《东方乐韵》系列。乐团慢慢扩大到70多人以后，就需要多一位指挥来帮忙排练。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杨秀伟，所以邀请他来担任副指挥。1992年我为了培育年幼的孩子，辞去了乐团指挥之职，乐团就交托给秀伟了。

80年代秀伟又协助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华乐爱好者成立一支乐团——专艺华乐团。当时马来西亚的华乐人才比较少，专艺华乐团成立以后，他和沈文友、周经豪三人每个星期天轮流飞往吉隆坡指挥、指导这个乐团，直到后来他们能够独立。专

1978年香港中乐团第一届工会理事旧照（右起第三位为杨秀伟）





2007年10月，新加坡华乐协会秘书长杨秀伟（左）、新加坡华乐团董事朱添寿（右）出席香港中乐团建团三十周年音乐会及第四届中乐国际研讨会——“传承与流变”，与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阎惠昌（中）合影



与中国的音乐家交流、替国内外的音乐家牵线搭桥，杨秀伟乐此不疲（图为2017年8月，杨秀伟（中）与中国山东爱乐民族乐团音乐家合影）

艺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个专业华乐团。他们也同时主办了系列的音乐会《风雷引》，这对后来马来西亚华乐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秀伟说，记得有一次他们搞了一个音乐会《帝王篇》，演奏的都是跟古代宫廷有关的乐曲，例如《长城随想曲》《月儿高》等。新加坡的客卿演奏家有唢呐、管子演奏家孟杰和二胡演奏家赵丽，在皇宫剧院演出，为当时的汶川地震筹款。

杨秀伟这一生中台上台下看过、也演过数不清的演出，让他最难忘的事是：70年代，有一次音乐会要演奏一首中国乐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由颜民春指挥，林明钊（Mohamud）吹小唢呐，他吹大唢呐。早年新加坡所有演出的曲目都需上呈内政部批准，这首曲有点敏感，演出在即，准证却迟迟未发。直到演出的前一天，他们只好去找时任部长潘峇厘帮忙，才被批准演出。可说是有惊无险，却也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他还记得有一次的演奏会在演奏关迺忠编曲的《变体新水令》，原作曲者是刘天华，由吴大江指挥，奏到某一个地方时乐队声部节奏大乱，情况相当危急。他当时担任大唢呐演奏，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地跟着节奏吹出了旋律，整个乐队也跟着他的节奏，在指挥的引导下，安然过渡到正常的节奏。

现在新加坡的华乐团中有很多唢呐手，演奏唢呐已经很平常、普遍。由于唢呐的构造比较原始，没有好的哨子很难吹准，故早年的新加坡极少人吹唢呐。杨秀伟算是比较先开始从事唢呐的研究、吹奏和教学的音乐家。后来他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唢呐手。早年的华乐团里也很少人能够演奏低音提琴，杨秀伟也是少数开始从事低音提琴演奏和教学的人。

## 穿梭在乐谱上的美妙音符

1992年新加坡成立了华乐协会，杨秀伟被推选为秘书长。2014年新加坡华乐总会成立，他也被推选为秘书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需要像他这样人脉广、人缘好的人，才有办法担任。

秀伟除了在音乐界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以外，也是一位社区领袖。他几十年来常在直落布兰雅区为人民服务，得到政府所颁发的社区服务奖章PBM。他也在新加坡艺术理事会服务了20多年，获得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MICA）所颁发的SRA奖。

秀伟在华乐界广闻博识，经常在中、港、台三地走动，看过许多国内外名家演奏，结交了许多音乐家。除了培养、提携年轻一代的华乐爱好者以外，他的另一个贡献是替国内外的音乐家牵线搭桥。例如安排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著名音乐家到我国表演；介绍本地音乐家给外地的音乐团体，让他们有机会到外地演出；传递专业资料、促进学术交流等等。

近年来秀伟饱受病痛的折磨。在访问的时候，他眉发苍白、面容疲惫，但一提起有关华乐的事，眉宇间仍难掩喜悦之情。这使我突然想起柳永的诗句：“衣带渐宽终不悔”。是的，秀伟巧妙而灵活地运用各种人生的机遇，在音乐圈中穿梭忙碌，起初是为了兴趣，后来是为了薪火传承。他热心帮助和扶持过许许多多的音乐家，虽然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物质利益，但他就如乐谱上的美妙音符，带给人们的是动听的旋律和内心的富足。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 咖啡正香浓 骆宾路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家世背景

1935年1月26日，两代单传的杨敬三在位于大坡桥南街44号的住家里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就在大半年前，他用对家谱的办法自曼谷街头找到了自己的生父杨家裕，成为尽人皆知的孝子。敬三的生父在他出生不久即离开家乡（广东澄海）前往暹罗（今泰国）谋生，从此杳无音讯。家谱是敬三唯一的线索。

16岁那年，刚刚娶亲的杨敬三即南下新加坡讨生活。十年后，他把岳母、妻子及两个女儿接来团聚。在一家公司做财副（会计之类）的杨敬三赚钱不是很多，但养活一家大小倒也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这是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如今的他上有老父可侍奉，下有儿女绕膝，正是他一直以来所向往的生活。

杨敬三按照家谱给刚出世的次子取名书楚。

后来，书楚又多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十一口之家，三代同堂，挤是挤了点儿，倒也其乐融融。

## 小学生书楚

1941年，六岁的书楚进入端蒙小学，成了一名小学生，爷爷每天送他上学，接他回家。他在前面蹦蹦跳跳，爷爷背着书包跟在后面眯眯笑。

书楚太喜欢上学了，他认了不少字，一回到家就把书本拿出来读给爷爷听。

但仅仅大半年之后，日本人的炸弹自天而降，上学读书被“跑警报”躲炸弹所替代。后来的三年零八个月里，除了饱受饥寒，学习方块字的权利也被剥夺。但书楚的父亲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让他和哥哥偷偷跟着住在同座楼上的一位上海籍老师学习华文。老师在纸上教他们认字写字，还让他们找来旧课本，学完了小学三年级的课程。



十一二岁时的骆宾路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书楚进入南洋工商补习学校读小三，由于成绩突出，他在读完小四后直接跳入小六，但在小六时，他被数学及英文拖累了后腿，偏科问题凸显出来。

## 初闯文坛

1949年，书楚进入位于金炎路的中正中学分校读初中，一年级下半学期，他遇到了循循善诱的刘瑜老师，自此爱上了华文写作。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他每周还自拟题目写一篇作文让老师修改，他的多篇习作被令重新抄写后贴在壁报栏里。

初二时，他遇到了林惠瀛老师，林老师上作文课时，除了要求学生完成一篇命题作文，还要他们自拟题目自由发挥。有一次，一位林姓同学写了一篇习作《凄风苦雨忆当年》，书楚受到启发，两周后完成了一篇题为《往事如烟》的短篇小说，全文长达八千字，几乎写满整本作文簿，

林老师给了他95分的高分。

多年之后，他追忆两位恩师的文章载于《新加坡文艺》季刊。

初三那年，书楚借助一部电影故事，改写结局后，完成一篇短篇小说《倒下去的人》，然后以木易为笔名投去《南方晚报》“绿洲副刊”，半年之后得以刊出，并入选该年度佳作选集《苏州河之夜》。1952年，《南方晚报》举办“甘榜之春”征文比赛，书楚的参赛作品荣获第三名，时任南洋商报社社长的李玉荣先生赠他一支派克51型金笔以资鼓励。这一意外收获，促使这位十七岁的少年硬生生闯入了文坛。

当时担任“绿洲副刊”主编的先是曾铁忱，后由曾心影接替，再后来交由擅长小说创作的姚紫负责。当书楚寄给姚紫一篇千余字的小小说后，姚紫写信告诉他“绿洲”需要这样的作品，希望他多投稿，并以他的亲笔签名制版刊出。

就这样，频频受到肯定及鼓励的书楚把自己几乎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放在了文学创作上，偏科问题愈加严重起来。高二结束时，他因平均成绩不及格无法升上高三，不甘心留级的他选择了退学。

1954年3月，辍学在家的杨书楚跟作家汀上红、鸣人，及同窗黄文泽筹资2400元，由鸣人注册，邀资深作家方北方、云里风、沙风、冰梅、蓝之夜等撰稿，创办起《人闻》月刊来。

当年3月12日，创刊号出版，印刷3000册，售出1800，亏损四五百。第二期销量降至1600，亏损更多。第三期出版前，“五·一三”学运（1954年5月13日，学生集队请愿抵制强制服役兵役法令）爆发，书楚写了一篇评论刊于封底。第七期出版后，《人闻》月刊因这篇评论被殖民政府查封。

赋闲在家的书楚因无一纸高中毕业文凭，陷入求职无门的困境。一波又一波的挫折之后，经由邻居介绍，他成为一家小报（《新报》）的外勤记者。工作半年之后，他的健康出现状况，经医治病情好转，但工作依旧不顺遂。思前虑后，

他觉得回国深造不失为一条出路，于是萌生北归念头。

虽然父亲最大的愿望是一家人在一起，但为了儿子的前程着想，他并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为了筹备回国的费用，书楚把自己这些年来购买的文学名著如《安娜卡列尼娜》《父与子》《包法利夫人》《高老头》《悲惨世界》等尽数赠予朋友，并用筹来的资金为自己购置了羊毛线、皮手套及羊毛袜等回国所需生活必备品。

## 丢失的四十年

1957年6月7日，书楚在丹絨巴葛码头搭乘芝利华邮轮离开新加坡，六天后抵达香港九龙湾，次日自尖沙咀火车总站取道九广铁路入广州。六天后，他继续搭乘火车前往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跟早半年回国的女友会合。

那年七月，书楚参加了全国高考，但名落孙山，他只好留在补习学校重新编班上课。次年二三月间，中央农垦局局长到补校做报告，动员学生报名前往云南的国营农场参加边疆建设。由于书楚高中没毕业，须补课两年方能参加下次高考，加上录取率低，何时能上大学是个未知数，有鉴于此，他便跟女友报名加入了支边队伍，并于当年四五月份来到西南边陲，成为滇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景洪农场的员工。1959年7月，二人结为夫妻。

1962年，书楚夫妻二人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双双被云南大学录取，妻子就读历史系，梦想就读中文系的书楚则阴差阳错成为外语系（英语专业）的一名学生。

书楚毕业那年，文革开始，分配工作暂停，两年后（1968年），他被分配至滇西的芒市潞西中学任教。

1973年，岳父离世，已为人父的书楚以奔丧为由申请出国。这年8月，他携妻儿来到香港。年底，他们一家领取了香港临时身份证。

此后的23年里，书楚打过零工，当过“走

鬼老师”（非正式教员），开过饭摊，做过五金店店员，当过贸易行老“后生”（杂役），还曾任职《香港文学》（月刊）杂志社。

1995年8月，书楚成功申请到新加坡公民权，1997年年初，离开40载的他重返家园。

“丢失的四十年”，书楚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仿若一场梦魇，但也成为他日后重织文学梦的一缕金线。

## 重织文学梦

1981年，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今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率团出访菲律宾、台湾时路过香港，他约书楚叙旧（骆明是低他一级的中正校友），并坚持要他归队，还下达了一个硬性任务，那就是要他次年回国探亲时交一组稿件出来。

1982年，取得香港正式居留身份的书楚首次被允回新加坡探亲，他交给骆明三篇散文《我的老师之一——刘瑜女士》《我的老师之二——林惠瀛先生》《李广田与花潮阿诗玛》，这三篇文章后来发表于《新加坡文艺》季刊。自此之后，他不断投稿该刊。1990年，骆明推荐新亚出版社为书楚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咖啡正香浓》。1991年，经由周燊推荐，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人与鼠》出版。至此，书楚以骆宾路为笔名，正式回返本地文坛。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骆宾路也开始投稿香港的《文汇报》《新晚报》《星岛日报》《香港时报副刊》等，与此同时，他也在《香港文学》杂志发表小说及散文。后来，他还在香港出版了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一幕难演的戏》及《她说蓝的是天空》。

1997年回到新加坡之后，他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1999年，骆宾路的微型小说集《与稿共舞》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2000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变脸的男人》出版。2001年，他的长篇小说《海与岛》出版。2003年，他的散文集《看海去》出版。2004年，《骆宾路微型小说》及其微型小说集《一粒荔枝》出版。



2005至2009年，他的散文集《匆匆一瞥人间春色》《心之所系万千千》《点点滴滴在心头》《千里之约》《马背书香》等先后出版。

新冠疫情期间，他又完成了自传体小说《织梦奇遇录》，作为世华文学研创会（新加坡）《创作丛书系列》，由新加坡友联书局于2022年11月出版。

## 夕阳无限好

回到新加坡的骆宾路觉得自己仿若重获新生，他总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刚回来不久，经由已故老作家曾采介绍，他加入联华书报社任座办，薪酬不是很高，但工作相对轻松。平日里他只是看管会所，遇到理事开常月会议，他则负责准备茶水，会后抄抄会议记录，整理整理账务。看管会所的日子，他不是帮别人打文稿，就是为自己打书稿。而他的写作也得到书报社理事们的支持，他们不但购买他的书，还帮他出书。散文集《心之所系万千千》就是以联华书报社的



骆宾路部分作品

名誉出版的，书版社还支助他千元印刷费。

如今的骆宾路虽已跨入米寿之年，但他的身子骨相当硬朗，除了读读写写，他常常跟几位同龄朋友定期雅聚谈笑。咖啡正香浓，夕阳无限好。

丢失的四十年，被他一天天找了回来。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 后记

早在七八年前，就跟骆宾路有过一面之缘，他送我一本书，是他的自传体散文《匆匆一瞥人间春色》，大概翻了一下，知道他是当年的归国华侨，经历很是与众不同。

“骆宾路写了吗？他的年纪很大了。”近一两年，不断有人提醒我。记忆中的他个头不高，但精气神十足，想着不过八十出

头。“他35年的，快九十了。”某日在白荷家，她家“大老爷”姚其骊老先生告诉我。

索要到对方手机号码，即刻打过去。采访约在我家，他是第一个提早半小时站在我家门外的受访者，也是唯一一个连续四五个小时不喝一口水的老作家。

还有，他的记忆力之好跟年轻人几无区别。就冲这一点，我服他。

“随机应变”地

# 游走在人生舞台的 张岳成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当**我问在广播剧、电视剧、话剧、潮剧之间游走数十年的张岳成贵庚时，他哈哈一笑：“还没有到古稀之年，68岁而已。”足见他是个乐天、达观的人。

1955年，张岳成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小康之家，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他和姐姐的年龄相差甚远，在他八岁的时候，姐姐就结婚了。童年，应该是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对张岳成来说，小时候最害怕写的作文却是《我的童年》。在他的记忆里，童年既没有和小伙伴们一起随心所欲地去田间捉蚱蜢喂青蛙，也没有和同伴们一起拿小石子在水里打水漂。陪伴他的，只是自己的影子。影子与他一起看白云、听风吹、闻花香，无形中导致他成

了一个内向的孩子。然而，在他大约八、九岁时，爸爸带他去看潮州大戏，一切都改变了。

## 潮剧改变孤独的性格

舞台上悦耳动听的潮曲潮乐、演员们俊美的舞台扮相、艳丽的戏曲服装，深深吸引着他。从此，张岳成沉醉在潮剧的世界里：唱做念打，能诠释喜怒哀乐；生旦净丑，能演绎人生百态。幼小的张岳成虽然对潮州大戏的唱词满头雾水，但也看得浑然忘我。台上水袖、刀枪、翎子、髯口；乐队的潮州弦诗乐和大锣大鼓，让他在台下如痴如醉。多少个独处的时光，他时而拿起浴巾卷成小球，然后一甩，学起伶人抛水袖，时而偷偷模仿武生舞刀弄枪，

玩得不亦乐乎。在爸爸的陪同下，他观看过的潮州大戏不计其数：到大华戏院、金华戏院和东方戏院看的《苏六娘》《陈三五娘》《告亲夫》……这些传统戏剧给了他温暖和快乐，让他不再孤寂。

从小学到高二，张岳成从端蒙学校到端蒙中学，一直在这间潮籍人士创立于1906年的学校念书。他开始随机应变地创造自己的学生生涯：参加了舞蹈班又参加戏剧班。当时他与同学林仰忠都是戏剧班的发烧友。但后来因为校方担心戏剧团体朝着激进的方向发展，停止了这项活动。正在他念高一，苦于无戏可演的时候，丽的呼声招收潮语广播话剧员，他又随机应变前去报名，随即被录取。“那是1971年，我加入潮语广播话剧组后，在余兴铭、林汉煌的指导下，学会了通过不同的声音，演绎不同角色。由于年轻，他们分配给我的角色是小生。”丽的呼声1972年在丽的呼声大礼堂公演、两年后在国家剧场公演，张岳成都曾亮丽登场，这是他的戏剧生涯绚丽的一页。

那个年头，艺联剧团非常活跃，也把不少舞台剧搬上电视。张岳成的第一部电视剧是《还我河山》。艺联剧团1972年推出了新加坡剧作《独幕剧晚会》以及《人约黄昏》《罪根》和《第二街》。张岳成在林明洲的《罪根》里挑起大梁，艺联剧团前辈周立良（已故）曾经这样评价：“岳成在排练场上一丝不苟，才有台上人物演绎的细腻。”

## 从文工团到广播电视台

1974年国民服役期间，他被派到新加坡武装部队文工团，令他喜出望外。文工团当时是提高士兵士气的一种宣传工具，除了通过歌曲、戏剧和舞蹈供消遣娱乐民众，也藉此宣传国民教育。每场演出，团员要负责将所需的音响系统、服装、道具、灯光和乐器装上车，运到即将进行表演的军营，接着进行“装台”。表演结束后，他们还需将所带来的各种器具再装车，等这一系列的体力活做完，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踏上回家路。但是岳成特别享受那段日子，不仅跑遍所有的军营，还有机会不断在唱歌、跳舞和话剧等活动中锻炼。就是那两年半的时光，为他从事演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岳成在1980年参加了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广播署（后改组为“新加坡广播局”，简称“新广”，为“新传媒”前身）。他是第一届演员训练班成员，机遇，让他再次回归演艺事业。他参演的剧目如《儿童单元剧系列2——小园丁》《春风得意》等，很受欢迎。“其实，只要剧中角色有得发挥，我不介意跑龙套。”后来，他又调任综艺节目主持人，负责过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综艺节目“缤纷八三”。他也参与了综艺节目中穿插的短剧表演，让他感到很有满足感。期间，配合“讲华语运动”，新广推出一系列教育节目“大家说华语”，字正腔圆的张岳成被选为演出那些短剧的演员，让他过足戏瘾。他在电视台工作至1991为止。

## 在艺联剧团主演中外名剧

比起电视剧和电影，张岳成更爱话剧。“比起电视剧电影这种能重拍数次直至令人满意的制作，演话剧挑战性更强。它容不得你重新来过，考验一个演员的临场对应功力。我喜欢更有挑战性的话剧。”

与其说张岳成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不如说他有话剧缘：赶上八十年代初周立良前辈、郭乐群



1972年，张岳成与谢芝炫参加潮语话剧歌晚会



1974年，张岳成在《槐荫别》中饰演董永

团长、蔡曙鹏艺术顾问，通力合作把艺联剧团推上一个新台阶的时期。当时的艺联没有会所，在亨德申国会议员黎达材的支持下，在亨德申联络所安身。它不仅和红山图书馆合作办《品戏茶座》系列，邀请戏剧名家讲课，也办了一个由王鼎昌文化部长主持开幕礼的《莎士比亚戏剧展》。另外，艺联剧团也排演了一系列的中外名剧，以戏带功。它展开与朱承安创立的新声音乐协会、杨培贤领导的华乐团等的跨界合作，培养了大批新人，例如谢芝炫、董明思、苏启贤、张华珉、郭德成、陆丽云、邹勇辉、张景盛等等。

艺联剧团参与了几个文化部主办的戏剧节，由蔡曙鹏导演的大戏，让张岳成拓宽了他的戏路和艺术视野。

1983年在维多利亚上演新加坡第一部华语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张岳成饰演普洛斯彼罗公爵，谢芝炫饰演公爵之女。“这部戏的演绎，形式上富有创意，导演和灯光很特别，服装设计也别出心裁。剧团特邀画家钟谷瑶负责舞台设计。他以长长的藤条作为设计不同场

景的工具，挂成不同的图形，时而像一条大船，时而像荒岛上树林，简洁的设计中美感满满，使得整个场景美轮美奂。并有乐队现场伴奏，女高音钱凤鸣助阵。是剧坛一场盛事。”

继《暴风雨》过后，岳成又参加了蔡曙鹏改编自韩玉珍的长篇叙事诗《茉莉公主》。“我有幸参加这部以印尼爪哇古典剧（wayang wong）形式演出。我扮演首相马查加衣，谢芝炫饰演茉莉公主。这部作品形式新颖，剧力万钧，演出时好评如潮，在1984年戏剧节里获得‘最佳演出奖’。后来艺联剧团也将《茉莉公主》带到中国与韩国演出，并获得山东国际小剧场话剧展颁发的‘优秀剧目’奖。”

1985年以《虎符》参加文化部主办的新加坡戏剧节，于8月28日至29日假维多利亚剧院盛大演出，此剧由已故华乐指挥家杨培贤指挥华乐团，朱承安指挥30人合唱团，又完成了一次跨界合作。1988年，艺联剧团决定再次演出古装大戏，选了曹禺的《王昭君》，特别有意思的是《王昭君》的演出得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大力支持。蔡曙鹏导演为《王昭君》的演出，到北京拜访了曹禺和时任北京人艺的副院长苏民。曹禺前辈二话不说为演出特刊题字，苏民副院长听完来意后，不假思索答应借服装给艺联剧团，为新、中戏剧交流留下一段佳话。《王昭君》既有老将，如饰演单于的张岳成、饰演如姬的谢芝炫，也启用新人如饰演太妃的黄惠玲、平原君夫人AB角的谭德婷、林翠玉等等。张岳成因多次与蔡曙鹏导演的合



1988年，在《王昭君》中饰演单于的张岳成与饰演汉王的叶建毅（左）

作机缘，自然已熟悉导演基于热心话剧民族化的研究、探索、实验而创造出来的工作方式与要求。他与导演默契十足，能精准而完美的诠释出导演所有期待，得到了导演和观众的肯定。

1990年，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参加新加坡艺术节的剧目《钗头凤》，经过中国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马惠田面试，张岳成被选上了，饰演赵士程。“虽然有时被马导演叨台词叨形体叨得很痛苦，但我获益良多。他再三提醒我们，演好一出戏，就要‘真看真听真思考’，要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那个场合和那个遭遇，要把整个人带进去戏里面。在开始排戏的时候，我会先静下来想戏里的东西，我不会临时随便挤出一个情绪来敷衍了事，会真看真听真思考。”

除了作为一名出色的话剧演员，张岳成也有多方面的尝试。1987年，艺联剧团排演《原野》，他负责音响和道具，非常尽责，把工作做得很好。1985年至1990年期间，他参与了潮剧联谊社多部大型潮剧的演出，例如《马娘娘》《秦香莲》《袁崇焕》《换偶记》等等，向潮剧界精英如杨蕙敏、杨秀钦学习了他们的敬业乐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想不到儿时陪伴我度过寂寞岁月的潮剧，竟成为我演艺生涯一段额外的美好时光。我也要感谢潮剧联谊社邀请来自广东潮剧院的导演林鸿飞，他让我了解潮剧的艺术特色和戏曲塑造人物的手法。”

## 跨界的合作与交流

“我很荣幸受邀参加湘灵音乐社，与年轻话剧工作者将南音、梨园戏与话剧嫁接，创作出《别把琵琶竖着弹》和《风打梨》等嫁接话剧。”张岳成当时在导演临时换演员的情况下，接下了挑战，担任贯穿全剧的男主角。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他把《别把琵琶竖着弹》中的男角，演绎得活灵活现。在艺联剧团时，他也曾担任导演，把喜剧《荷珠新配》和《二月廿九》带到韩国参加当地的戏剧节。“每一部剧作的跨文化传播和阐释，都具有跨越性的文化现象。观众不一定懂得华语，但可以感受外来戏剧的样式和剧中人的悲欢。在各种戏剧节里，看到不同国家的剧团讲述故事的方式与



张岳成在《家》饰演高老太爷

特点，我都很珍视每一次交流机会。”

我问他：戏剧除了让他学会观察生活、品味人生外，还给了他什么？张岳成说：“面对突发事件时的从容镇定吧。比如在演出中，脑袋瞬间一片空白，我知道此刻必须保持镇定，才能找出应对的台词。还有随机应变的合作。比如，表演中觉察到不对劲时，对方的一句话就可以帮你把记忆勾起来。我记得曾经和兆锦演《日出》的时候，我饰演一名仆人和他一起逛茶楼。到茶楼时，另一名该出场的演员却没有及时出场，我们就随机应变地聊着，暗示着演员出场。演出中出现的意外若能挽救，小到救戏，大到救场，是一件颇有满足感的事情。”我想，“从容镇定”和“随机应变”，又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2017年4月，在艺联剧团倾力打造的《天堂、人间、情》中客串演出一个小角色后，张岳成正式告别演艺生涯，开始退休生活。退休后的张岳成，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随机应变”：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打打太极，看看电影，还与妻子相伴到处周游列国，单在今年就已去过越南、香港等国家。“在慢慢老去的路上，我们也要为自己好好地活一回：镇定而从容地享受生活；随机应变地游走在人生的舞台。”

题图说明：  
张岳成担任湘灵音乐社《别把琵琶竖着弹》男主角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王春美 以华族舞蹈书写精彩人生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王**春美，一位不曾停步的舞者，充满对舞蹈的热情和勇往直前的执着，在漫长的43年中，见证了新加坡华族舞蹈的峰回路转。在舞台上，她留下了可写进舞蹈史的舞蹈形象；在课室里，她春风化雨，培养了无数在舞蹈领域有出色表现的舞者。1973年第一次新春妆艺大游行，她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亮丽登场。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华族舞蹈团的创团指导老师，在肯特岗引导大学体验华族舞蹈的奥妙。她的故事，折射了华族舞蹈在新加坡的成长历程，见证了新中舞蹈交流的历史。

故事得从她在德明政府中学说起。

上一世纪60年代，极少新加坡学校有专业舞蹈老师。春美在德明政府中学念书时，舞蹈老师也非专业院校出身，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健

康文艺团体”的舞蹈负责人一样，拿着来自中国或香港的舞蹈脚本，教学生华族古典舞、新疆舞、匈牙利舞。老师按照脚本的说明做单山膀、双山膀、顺风旗、托按掌……右脚向右45度方向走一步，左脚紧跟上去，右脚向前跨一大步，屈膝成弓箭步……师生就这样比比划划，熟能生巧。春美从小就喜欢舞蹈，肢体灵活，空间观念和理解力较强，学得很好。中学毕业不久后，她考进李淑芬担任指导的人民协会文工团，成为文工团创团华族舞蹈实习员，翌年便成为正式团员，月薪150元，那是1970年。

## 以实力在文工团获得深造机会

说起人民协会文工团，就得回溯人民协会的历史。成立于1960年的人协，主席由时任总理

李光耀担任。人协肩负着在基层鼓励人民参加社区文化活动、促进种族和谐、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积极推动文娱活动的重任。1965年独立后，有财力和人力的人民协会，取代了独立前民间团体的角色。1972年，人协成立了由华乐团、军乐团、女子风笛队、华族舞蹈组、马来舞蹈组、戏剧组、儿童舞蹈组、合唱团、歌咏团组成的团体，并推出“民众文娱”综艺晚会，到全国不同角落的联络所巡回演出。这个“民众文娱”可以说是建国初期文化部组织的“人民联欢之夜”（Aneka Ragam Ra'ayat）的延续，其作用在于加强多元民族融合。文工团的密集表演，让同时期在文工团的青年舞蹈员黄秀明、李冯鸾、朱妙霞、Aziza、Norita、朱玛丽等15位全职舞蹈员进步神速。加上刘美玉、严众莲、陈春宝、廖汉泉、何扬林、蔡兆祺、韩雄光等三十三位兼职舞蹈员，演出效果颇佳。在李淑芬老师的指导下，演出了宫灯舞、采茶扑蝶、走雨、鄂尔多斯、春江花夜月、喜气洋洋、剑舞、佛尘舞等广受民众欢迎的节目。此外，文工团的舞蹈员，也是一年一度妆艺大游行的骨干。

春美在人协文工团经过三年磨练，已是个舞台经验丰富的舞者。1973年，她被选为飞往德国表演的成员之一。在飞机上，看着碧空万里，她脑海里有无量美妙的遐想：能把自己所学所爱的舞蹈艺术带到千里之外，呈献给异文化的观众，她感到自豪、幸福。

1975年，春美获得政府颁发的人民奖学金，有了到香港王仁曼芭蕾舞学校学习的机会。王仁曼和她妹妹王仁璐，是香港杰出的舞蹈教育家。王仁曼1956年至1959年间负笈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修读专业教师文凭，和新加坡吴素妮、吴诸杰几乎同时在英国学习芭蕾舞。她的学校除了芭蕾舞之外，还有华族舞。王仁璐则被誉为第一位将玛莎葛兰姆现代舞技巧引进台湾的舞蹈家。

在香港，春美就像一个进了宝山的探秘者。除了芭蕾舞，她也向钟浩、刘兆铭、吴世勋等几位资深华族舞蹈老师学习华族舞。生于印尼的

钟浩（华侨大学1962级艺术系的学生）1972年以后，担任香港无线电视台舞蹈主任；刘兆铭是第一位在欧洲崭露头角的香港舞蹈家；吴世勋从芭蕾舞转为教导华族舞，在凤凰和长城旗下任编导。得到这样的良师，春美日以继夜地学习。她知道，中华武术、戏曲与华族舞蹈脉脉相通，因此也拜北派名家李少华为师，学刀、枪、剑，打下把子功的基础。李师父见她和同往的李冯鸾和黄秀明有心学艺，不取分文，令她们十分感动。这些老师的背景和特长很不一样，让她能博采众长。叫她回味无穷的香港记忆，还包括在电视台参加“欢乐今宵”的舞蹈拍摄、电影《帝女花》“香夭”一幕的舞蹈场面。这些经验，不止让她技艺大有提升，更在这个陌生的空间学到“慎”“礼”的待人处事之道，增了见闻、长了智慧、添了情商。

## 舞蹈生态变化带来新的机遇

儒商、专业会计师张良材（50年代末和李绍茂、刘旭文、朱鹤涛等发起星洲铮铮丝竹社）于1976年被政府委任为国家剧场信托局主席，曾贵明任副主席，直至1982年。他组织了一些有识之士成立国家剧场文化委员会、国家剧场作曲人协会，出版了《我们的歌》歌集。在他任内，国家剧场对舞蹈活动的推广与提升做出了贡献：包括成立了国家剧场舞蹈学会、出版《剧场舞话》系列、《表演艺术》杂志、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及属下的中西乐队、举办“新加坡舞蹈历史展览会”、“新加坡舞蹈节”。

教育部课外活动中心自1967年举办青年节，逐步看到了校园舞蹈开枝散叶的成果。那个时期主管教育部课外活动、主持青年节舞蹈比赛的章善乐和张丽娜，也积极在学校推广华族舞蹈，鼓励学校派出舞蹈节目参演。人民协会在这个时期组织了两次规模不小的舞蹈节。

1976年人协与河水山民众联络所联办的首届民间舞蹈比赛，吸引了25间联络所的38支队伍参加，舞蹈员多达300多人。两年后人协主办全国舞蹈节，参赛的各族群舞蹈团体节目多

达109个，参加人数千人以上，选出了八大最佳节目。春美为她和友人创立的江南舞蹈团编导的《绸带飞扬》，是入选的8个最佳节目之一。之后，电视台第八波道韩国萍导播的“新一代”第16辑，专门访问了春美，请她分享编创过程。

1977年11月25日至29日，人协主办了香港银星艺术团第二次来新访问演出，在新加坡乒乓总会义演，五场演出门票抢购一空，其中在晚会上演出的独舞《欢乐的牧民》是晚会的亮点。表演者郑书正的能力突出，德艺双馨。国家剧场信托局翌年邀请他来开课，以提高本地华族舞蹈水平。这个为期一年的培训课程，吸引了许多舞蹈团的成员报名。结业时国家剧场信托局举办了观摩会，由于集中了全国舞蹈界精英，经过信托局慎重考虑，决定成立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春美成为创团团员之一。舞蹈团成立后推出的年度演出《东方舞集》可以说是受银星艺术团来新义演的启发和影响。

## 从《新加坡我的祖国》到《盗仙草》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华族舞蹈，在海内外发展因素叠加的背景下有了新的景象。学校华族舞蹈活动逐步增加，成立了好几年的凤凰舞蹈团，吸引了不少爱好华族舞蹈的年轻人。人协在1978年再次举办全国舞蹈节，参赛的各族舞蹈员有1211人，共呈献了109个节目，由9位舞蹈家、音乐家担任评委。当时人协开办的文化课程多达1161项。市场上需要大量的舞蹈教师，



王春美（左）加入国家舞蹈团后的第一个作品《新加坡我的祖国》，郭斌（右）为男主角

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曾跟香港名师习舞的春美自然成为联络所、学校、舞蹈团希望引进的人才。在人协有师生缘的李淑芬，推荐在多间学校教舞的王春美于1978年进入国家舞蹈团。该团的第一个节目是为电视台制作的舞蹈《新加坡我的祖国》，男领舞是郭斌。舞蹈抒发了年轻人的爱国情怀，激发了其他舞者创作与表演类似爱国题材的作品，如同年的国庆文娱呈献《忠实战士》（人民协会）和《爱国军人》（国家舞蹈团）等等。

国家舞蹈团在80年代，也负起创作新加坡特色的多元民族舞蹈，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的重任，先后在澳洲、日本、香港、台湾、美国、德国、法国、泰国等国家与地区演出，让舞蹈员在不同类型的舞台上磨练他们的应变能力，感受作品与观众的互动。尤其重要的是，国家舞蹈团的团员在一次一次的亚细安艺术节活动中，有机会与邻国的舞蹈家深度交流，观察他们如何以民族舞或现代舞的外表形态和内在意蕴，组成自己民族舞蹈的语言。这些经验，大大提升了春美编舞、分析舞蹈的能力。

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筹划《东方舞集》第一篇时，恰好香港升艺潮剧团指导许君汉来新加坡为戏曲团体开培训班。国家剧场副理事长叶保应得知后，特邀他为舞蹈团的演员开课。许君汉对王春美课堂上的表现非常赏识，经大家商议后，舞团决定编演小舞剧《盗仙草》。选了庄耿精、

王春美（左五）积极参与八十年代的爱国题材舞蹈的创作和演绎







王春美（左）代表作《盗仙草》与饰演仙童的郑宝顺（右）对打精彩百出

郑宝顺、赖迈克、刘东和、谢炳坤、郑心基饰演仙童，国家剧场俱乐部华族舞蹈资深教师郑芳林饰演南极仙翁。春美把握了古典舞的美学原则，融合程式性，演示性、情节性、技巧性表演身段，营造了白素贞的人物个性，清晰而成功地塑造了见仙草大喜、盗得仙草心潮澎湃、遇仙童阻拦心急如焚、被仙童击退功败垂成、得仙翁解围热泪盈眶而飞奔下山这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

### 异想天开的学舞之旅

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在1984年受邀到香港演出。年轻的春美和好朋友黄秀明、李冯鸾（舞坛“三剑客”），随团到香港演出后，做了异想天开的决定：已经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不如跨多一步，顺便到北京学艺。于是便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曾经在五年前随东方歌舞团来国家剧场演出的齐世杰和张玉娟。令“三剑客”感到惊喜的是，他们夫妇不但帮他们找到住所，还协助他们向多位知名舞蹈家学习民间民族舞蹈，包括潘志涛（藏族舞）、许文绮（东北秧歌）、张玉娟（蒙族舞、古典舞、身韵）、安胜子（朝鲜舞）、陈帼（水抽、剑）、杨丽萍（傣族舞）

等等。老师们见海外华人远道而来习舞，都倾囊相授，只收象征性的学费。齐世杰、张玉娟、潘志涛、许文绮还多次请她们到家里作客，让生活在他乡的游子有了家庭般的温暖。

让她们深感幸运的是，有机会参加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为庆祝建国35周年呈现大舞剧而特设的“舞蹈编导理论”课程。王春美回



王春美、赖迈克（中）和陈华福合演小舞剧《玉镯缘》

忆道：“他给我们讲课时已是78岁高龄，但讲课时精神奕奕，有条有理。老先生一再强调，舞者要努力表现人类的真、善、美。他让我们认识到不同类型舞剧的特点：以戏曲舞蹈为基础的如《宝莲灯》《并蒂莲》，有别于民族舞蹈发展成的舞剧如《蔓萝花》，舞蹈语汇的运用非常不一样。古典舞和民间舞也可以结合起来编成舞剧。我听了很受启发，认识到排舞剧要以舞蹈语言来推进情节发展和组织戏剧冲突。这个课程让我对编导舞剧有了粗浅的认识，对后来为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排《龙牙星》（1985年）、为芳林公园联络所舞蹈团排《秋翁遇仙记》（1986年）和演出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王慧力执行编导的《玉镯缘》（1991年）很有帮助。”

### 华族舞蹈的蓬勃发展和契机

俗语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国家剧场、南洋艺术学院、多间会馆、民众联络所和新成立的多个舞蹈团、新加坡华族舞蹈艺术协会等团体都积极组织培养新秀，因此在90年代造就了华族舞蹈的另一个高峰。“华族舞蹈表演水平的提升和那个时期中国第一线舞蹈教育家南来开课有密切关系。北京舞蹈学院院长李正一、孙光言等等资深舞蹈教育家，先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办了‘古典舞身韵’、‘敦煌舞基训’、‘古典舞基训’、‘古典舞水袖基训’、‘剑舞基训’、‘民族民间舞’、‘高级华族舞蹈’等证书海外考级。学的青少年多，学校华族舞蹈活动也很活跃。业余舞团演出也相当频密，普遍提升了公众的舞蹈兴趣。这可以从1992年华族文化节的87项活动中，华族舞蹈占了不小的比例看得出来。”

这个热闹非凡的时期以后，春美忙碌依旧，为芳林公园舞蹈团（1983-1995）培训青少年舞蹈员；在国立华族舞蹈团（1978-2002）教舞、编舞；受聘担任南洋艺术学院（2004-2006年）大专舞蹈系华族古典舞讲师，带领学生舞团出国到韩国、中国、英国演出。她为中小学编排的节目也无数次获得荣誉金奖。工艺教育学院（ITE）的学生，也曾在她的培训下，有了



王春美在芳林公园联络所深耕十二年，培养了百多名优秀员

远赴韩国在全国技艺比赛的舞台上展现才华的机会。春美受国立大学华族舞蹈团聘请为创团指导老师（1978-2002），作品以挖掘素材，开拓意境见称，得到大学生的喜爱。

在华族舞蹈园地深耕不辍的春美，早已过了古稀之年，还是定期教导热爱华族舞蹈的不同年龄层的学生。问她对新加坡华族舞蹈有什么寄望，她这样回答：“华族舞蹈的荣枯，和大环境有密切关系。我先后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吉隆坡、吉打、柔佛、霹雳任评审员，最深刻的感受是马来西亚华社与华人舞团一体同心的密切关系。从学校的华族舞蹈有逐渐被现代舞代替的情况看来，其前景堪忧。我希望社会对保留新加坡文化的多样性，给予更大的关注。相信宗乡总会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能给力，让华族舞蹈和学习华文一样，有新的转机。”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 以体育起家的 花拉公园



文图 · 李国樑

**花**拉公园组屋隶属于加冷（黄埔）住宅区，这一带的白桥、竹脚、奥云（Owen）和剑桥（Cambridge）邻里共有20多座组屋。未来几年花拉公园将兴建1600个新组屋单位，约五分之一的土地用于公共运动空间，还原这个地区的体育特色。家长也希望子孙有机会住在附近，让新一代家庭了解这一区的历史，谱写自己的故事。

花拉公园以百年前的市政会主席R.J. Farrer的名字命名，华人俗称“白桥”，不过如今已不见白色桥梁的踪影。梧槽河上原有的白色洋灰桥已由新桥取代，桥面上触目所及的，就是现在的竹脚妇幼医院大楼。上世纪60年代巅峰期，竹脚妇幼医院每年迎接约4万个新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多婴儿出生的医院。坐落在原来北湖住宅区（Tasek Utara Estate）的白桥小贩中心，取代从前的剑桥巴刹，为老地方保留白桥元素。

## 花拉公园是开启体育史的原点

花拉公园跟新加坡体育史难以分割。1956年花拉公园体育中心开幕，开启新加坡现代体育的里程碑。体育中心有七条跑道的体育场、网球中心、足球场、橄榄球场、曲棍球场、游泳池和超过20家体育会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发展规划，坐落在花拉公园草场的前新加坡业余拳击协会训练场地，以及举办拳击赛事的拳击场将被保留。拳击曾经是新加坡的主要运动项目，经常在消失的繁华世界室内体育场进行拳击赛，热门程度在东南亚仅次于泰国。新



梧槽河上的白桥已由新桥取代



花拉公园地形图  
(根据2023年谷歌地图绘制)

1. 白桥小贩中心
2. 醉花林
3. 甘榜爪哇路的古老房屋
4. 从前的白桥 (Pek Kio)
5. 白桥原址: 竹脚妇幼医院前的车桥
6. 北湖回教堂 (Tasek Utara Mosque)
7. 花拉公园游泳池
8. 花拉公园网球场
9. 花拉公园草场
- 背景建筑乃前新加坡业余拳击协会
10. 花拉公园体育中心
- 背景乃消失的伊丽莎白公主住宅区
11. 跑马埔路 (Race Course Road)
12. 英实里尼维沙伯鲁玛印度庙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纳福住宅区 (Norfolk Estate)  
北湖住宅区 (Tasek Utara Estate)  
德汉住宅区 (Durham Estate)  
奥云住宅区 (Owen Estate)

加坡业余拳击协会于一个世纪前成立，圣安德烈学校的校长亚当斯教士 (R.K.S. Adams) 是主要倡导人，鼓励他的学生参加拳击运动来培养“纪律和男子气概”。

## 花拉公园游泳池

传统学校鼓励发展德、智、体、群、美五育，我的中小学生涯，每年的全校田径赛都在花拉公园运动场进行。制服团体在草场列队，校长郑重其事，穿上西装大衣为运动会掀开序幕。出席观看赛事的同学，可凭餐券领取免费食物和饮料。运动场旁的几个足球场，是我们周末练兵的地方。

新加坡在东南亚各国体育赛事中，游泳是最强的项目。体育场旁的花拉公园游泳池，也是一些本地泳手受训的场地。洪德美在花拉公园游泳池担任管理员，带着年幼的儿子洪秉祥到这里训练，将洪秉祥培养成为世界级短池泳手。21世纪初，游泳池停止让公众使用，洪秉祥租下场地设立游泳学校，残疾人运动员吴蕊思和叶品秀都是他的门生。

花拉公园游泳池不被保留，那是因为泳池已出现地面沉降，整修不符合成本效益。当局计划建设新的体育中心，将泳池和其他体育设施集中在同一屋檐下。

## 跑马场乃花拉公园的起源

花拉公园体育中心前身是跑马埔 (Race Course)，也就是现代马场。英国商人成立新加坡体育俱乐部 (新加坡赛马公会前身)，将赛马引入新加坡。1843年2月23日举行的第一场赛马定为公共假期，马场成为上流社会的社交与运动之所。

来自爪哇的居民在跑马埔附近的甘榜爪哇 (Kampong Java) 居住，多数在马场当马夫。1907年兴建的北湖回教堂 (Tasek Utara Mosque)，百余年后依然保存着原来的甘榜风味。爪哇车夫到此祷告，竹脚妇产科医院落成后，医院的回教徒也来此礼拜。

上世纪30年代武吉知马跑马场竣工，跑马场搬迁到武吉知马，原来的跑马场易名为花拉公园，改良信托局在此地区兴建民宅，跑马埔路 (Race Course Road) 为昔日马场保留了些许蛛丝马迹。

就技术而言，赛马是一项专业运动，参赛的马匹出身名种，受到特别饲养和训练。对于骑手身材也有特别要求，首要条件是必须瘦小，不至于让马儿过度负重。当赛马成为合法赌博后，出现非法卜基 (地下赌博业者) 幕后操纵赛果，甚至因骑手“不听话”而遭暗杀等事件。马迷因赌马而欠下债务，搞到家破人亡的惨剧屡见不鲜。



在花拉公园举行的学校田径赛，背景为消失的伊丽莎白公主住宅区改良信托局组屋（图源：端蒙校友会）



花拉公园游泳池已停止使用，不久后将拆除（图源：1970年代明信片）



花拉公园的前身是赛马场（图源：1904年明信片）



北湖回教堂保留甘榜风格

冠病疫情冲击本地赛马活动，赌徒转向赌球，解决了赛马是否虐待动物、如何处置老马、家庭分裂等道德问题。2024年本地赛马将画下句点，向风行将近两个世纪的殖民地遗物挥别。

### 难忘的历史事件

新加坡还没有机场的时候，花拉公园变成临时飞机坪，1919年底第一架远道而来的民航机降落在跑马场上。百年前的开拓性飞行，花了22天才从伦敦抵达本地。当时的飞行时速约150公里（如今800多公里），沿途停留10多次为引擎透气添油，同时让机组人员睡个好觉。那个年代飞机能够起飞的概率不高，而且容易发生意外，长途飞行是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二战时期，4万多名印度战俘聚集在花拉公园，日本司令部藤原发表演说，计划协助组建一支“解放军”来争取印度独立。他邀请坐在公园里的军人加入印度国民军，并表示将把指挥权移交给莫汉星（Mohan Singh）。莫汉星发言时，敦促战俘抓住机会，为解放祖国而战。铿锵有力的演讲触动战俘的心弦，开始认真考虑加入印度国民军，前往缅甸边境参与解放印度的军事行动。

反殖民地的年代，各政党纷纷组织集会，呼唤人民争取独立，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加坡。马来亚论坛的学生成员从伦敦回到新加坡，成为

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1955年8月17日，在花拉公园举行争取独立集会，Merdeka（独立）旗帜随着气球升空，凝聚起不同政治信仰与治国理念的人民。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没几天，马来西亚使出杀手锏，要求新加坡派遣第二步兵营到沙巴执行印尼对抗任务。马来西亚第一皇家步兵营过境时，“暂住”空置的乌鲁班丹军营后坚持不走，完成任务回国的本地军人，只好在花拉公园扎营。毕竟体育中心设备不足，冲凉如厕都不方便，拖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兵变。当时英军从义顺的卡迪军营搬走，马国军人又“看中”那个地方，在新加坡逗留约两年才自行离去。这来自邻国的“入侵”事件有如当头棒喝，成为建立强大国防的依据之一。

### 英国城镇味道浓厚的社区

花拉公园的英国味道浓厚，这里有以20多条英国城镇命名的道路，如英国西南部城市布里斯托尔（Bristol），东部的大学城市剑桥（Cambridge），西南部的多塞特郡（Dorset），东部的诺福克郡（Norfolk），东南区的行政总部牛津（Oxford），东北部的坎伯兰郡（Cumberland）和德汉市（Durham）等。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自少女时代，一举一



花拉公园的街道以英国地方命名，从剑桥路39座可看到多数景观，包括蓝色屋顶的白桥小贩中心



年度大宝森节庆祝活动：信徒从伯鲁玛印度庙出发，步行至登路的印度庙

动便受到世人关注。英国殖民地的居民都关心这名英国公主的婚礼，从她怀喜分娩、加冕登基、出访列国，到近年来她的孙子和孙媳妇到访的行踪，都成为本地热门新闻。

花拉公园于1950年建成的伊丽莎白公主住宅区，就是以她命名的。最初落成的四座改良信托局组屋供公务员居住，后来为其他居民而增建。21世纪初，这18座组屋被拆除，空置的草地将成为新组屋的组成部分。

## 名人故居

花拉公园距离市区不远，出入方便，成为昔日有钱人置业的地方。1920年代落成的纳福路（Norfolk Road）是欧亚人集居之地，李光耀当年考上坐落在市中心的莱佛士书院，父母为了迁就他上学，租下纳福路28号的浮脚楼。

19世纪潮商凭甘蜜业和鸦片专卖权致富，陈成宝倡议潮人应该有个清幽之地联络感情，将自己的庆利路（从前的甘榜爪哇路）产业作为会所。1845年左右创建的醉花林俱乐部，比屹立在大草场的英国人棒球俱乐部还古老。

新加坡和柔佛的两地闻人黄亚福在甘榜爪哇路80号去世，养正学校、广惠肇留医院和碧山亭新五亭义地都以他的名字挂帅。黄亚福跟“柔佛现代之父”苏丹阿布巴卡关系密切：苏丹皇宫由

他兴建，新山黄亚福村（现在黄亚福街周边的街道和店屋）夜夜灯火辉煌，鸦片、赌馆和妓院几乎由他垄断。

柔佛义兴公司的第二号人物林亚相于甘榜爪哇路89号过世。林亚相曾经卷入唆使他人重伤华民护卫司长毕麒麟的官司。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蔡亚惜不过是名普通木匠，蓄意行刺长官，“必有匪党串合，预设奸谋”。蔡亚惜在法庭供证时表示因流连赌馆而欠头家10元，头家告诉他行刺司长事成之后赏金500元，结果恶向胆边生。情报显示，林亚相的赌馆收入因毕麒麟的严厉监管而首当其冲。法庭命令将林亚相等人扣押起来，警卫却误会为无罪释放，让众人逃之夭夭，林亚相躲过风头后才重出江湖。

## 大宝森节游行的启航点

实龙岗路的实里尼维沙伯鲁玛印度庙（Srinivasa Perumal Temple）是本地齐智人（Chettiar）创建的现存百年古庙之一，另外两所坐落在登路（Tank Road）和恭锡路（Keong Saik Road）。19世纪中叶，齐智商人以26卢比（今天的五毛钱）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实龙岗路土地建庙。每年1月至2月间举行的大宝森节，由伯鲁玛印度庙出发，步行3.2公里到登路的丹达乌他帕尼印度庙（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大宝森是感谢神明，也是庆祝淡米尔历“泰月”（thai第10个月）“月亮最明亮”（pusum）的日子。虽然印度仍然保留种姓观念，本地的大宝森节则是个不分阶级，普天同庆的日子。2023年冠病疫情好转后的第一个月圆节庆，超过400名信徒参与抬“卡瓦迪”针座（kavadi）游行，供奉奶壶的信徒则超过一万多人。主办方在沿线设立多个茶水供应站，让观看游行的公众人士饮用，设想相当周到。

为了证明对神的真诚，信徒于一个多月前便开始茹素和禁止房事，根据预约时间抵达庙宇，现场鼓乐升天，为众人加油打气。卡瓦迪的多根钢针插在男人赤裸的上身，脸颊亦穿针挂刺，在家人一路陪伴下，迈开“一步一牺牲”的徒步之旅。妇女和一些无法负荷沉重针座的男士则头顶牛奶银罐，加入赤脚队伍中。年轻夫妇将长长的甘蔗扎起来，一人一头挑着睡在“纱笼”的婴儿参与其盛，使大街上洋溢着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

游笔至此，不禁想起我的母校，现在的潮州大厦：由于坐落在游行终点的印度庙旁，每年都有那么一天上不成课。同学们倚在玻璃窗旁，向最后几步路的游行挥手打气。昔日凑在一起看热闹的童稚情怀，原来不经意间，已共同营造了许多个和谐包容的日子，让各族民俗在这片土地奕世相传。

#### 参考文献：

- [1] Fay, Peter W., *The Forgotten Army: India's Armed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42-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ISBN 0-472-08342-2.
- [2] Former Farrer Park Swimming Complex, <https://www.roots.gov.sg/places/places-landing/Places/surveyed-sites/Former-Farrer-Park-Swimming-Complex> accessed 1 February 2023.
- [3] Rai, Rajesh, *Indians in Singapore 1819-1945: Diaspora in the Colonial Port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ISBN 9780198099291.
- [4] The Legacies Queen Elizabeth II Left in Singapor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22/09/11/singapore-places-named-after-queen-elizabeth/> accessed 1 February 2023.
- [5] The Cambridge Estate-An "English" Estate in Singapor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6/01/10/cambridge-estate-english-named-roads/> accessed 1 February 2023.
- [6] Vernon Cornelius, First airplane to land in Singapore,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5\\_2005-01-22.html](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5_2005-01-22.html) accessed 3 February 2023.
- [7] 吴庆辉，“花拉公园边的往事”，《联合晚报》2016年1月27日。

#### 题图说明：

花拉公园草场和新加坡业余拳击协会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 Farrer Park, a Sporting Legacy

The HDB flats at Farrer Park are part of the Kallang (Whampoa) Housing Estate, consisting of more than 20 HDB blocks located within the Pek Kio, Tekka, Owen and Cambridge neighbourhoods. 1,600 new HDB flats will be add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to revigorate the estate, and about one-fifth of the land will be used to recreate the unique sporting character of this part of Singapor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families will get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Farrer Park's legacy and to write their own personal stories.

Farrer Park was named after R.J. Farrer, the President of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ers a century ago. The place is also known as "Pek Kio" (White Bridge) although there is no sign of the white bridge today. The original "Pek Kio" above the Rochor River was replaced by a new bridge facing the present KK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Today, only the Pek Kio Hawker Centre's name retains the connection to the past.

Opening in 1956, the Farrer Park Sports Centre is a milestone in Singapore's modern sporting history. The sports centre featured a seven-lane running track, tennis centre, swimming pool, football, rugby and hockey fields, and offices for more than 20 sports clubs.

According to current development plans, the former Singapore Boxing Federation training ground will remain. Boxing was once a popular sport in Singapore and its popularity here was ranked second in Southeast Asia after Thailand. The Singapore Boxing Federation was founded a century ago. R.K.S. Adams, Principal of St Andrew's School, was the main advocate. He encouraged his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this "gentleman's sport" to develop "discipline and manliness".

Traditional schools encourage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social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ir students. During my school days, the annual school athletics competition was held at the Farrer Park Sports Centre. The school principal would donned a blazer to kick off the event and students were given vouchers to collect food from the pop-up booths on site.

Swimming is Singapore's strongest sport in Southeast Asia. The Farrer Park Swimming Pool was once the training ground for our local swimmers. Ang Peng Siong, the first local-born world-class freestyle swimmer, had been training here since he was a child. In the early 2000s, the swimming pool was closed to the public. Ang Peng Siong later set up a swimming school here, and paralympic athlete Yip Pin Xiu was one of his students.

The Farrer Park Swimming Pool is being demolished as it shows signs of sinking. Authorities plan to build a new sports centre on the same site, bringing together swimming pools and other sports facilities under one roof.

The Farrer Park Sports Centre is the former site of a racecourse. Horse racing was first introduc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Singapore Sporting Club by amateur horse racing enthusiasts. When the first horse race was held on 23 February 1843, the date was so important that it was declared a public holiday. After the racecourse was moved to Bukit Timah in the 1930s, the old racecourse site was renamed Farrer Park.

Immigrants from Java lived around Kampong Java and many worked at the racecourse. The Tasek Utara Mosque, built in 1907, still retains its original Kampong style and was frequented by the Javanese residents. The mosque was also popular with Muslims working in the old KK hospital.

Farrer Park is a site rich in historical value. For example, Farrer Park was once a makeshift airport where the first civilian aircraft landed. The aircraft took 22 days to fly from London to Singapore. During WWII, Japanese commanders gathered Indian prisoners of war here and persuaded them to fight for Indian independence. On 17 August 1955, the Merdeka flag was flown here to signify Singapore's determination for independence.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decorative 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on Serangoon Road has added an unparallel Thaipusam experience to the religious and racial harmony of Singapore.

南洋弟子  
华族先贤李登辉

文·章良我

## 连

士升先生曾经将李登辉、林文庆和辜鸿铭并列为出生于南洋的华族先贤。那是在1957年4月9日下午，时任《南洋商报》编辑连士升在南洋大学文学院礼堂，面对文学院400余名学生发表的专题演讲：“论传记文学”。演讲中，他鼓励南大学子勿忘撰写南洋华侨瑰宝，让出类拔萃的华族先辈大名永垂青史。连士升列举了三位出生于南洋的先辈人物：槟榔屿（檳城旧称）的辜鸿铭、新加坡的林文庆，以及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的李登辉。

在历尽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5月，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益民撰著的《李登辉传》一书。全书340页共31万字，除了10个章节之外，还有附录部分，详细叙述了李登辉这位出生于南洋、为复旦大学的创立贡献一生的杰出华人。

李登辉，字腾飞，祖籍福建同安。1872年4月18日出生在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郊外的红巴村。其祖先在17世纪末康熙年间来到南洋，闯荡谋生，到李登辉出生时

已历经七代。李登辉父亲李开元和母亲沈蜜娘共育有五男二女，李登辉是家中长子。

李家经营传统手工蜡染印花布（峇迪）的织造生意。李登辉出生时家道殷实，他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学习成绩优异。在即将升入高级学校时，母亲突然去世。李开元一人忙不过来，便让李登辉辍学，帮家里打理生意。可李登辉一心只想读书，对做生意没有丝毫兴趣。李开元便托付一位与之合作多年的新加坡陈姓客户，让他安排长子到新加坡读书。

李登辉中学就读于新加坡英华学校，后赴美国卫斯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读预科，再转入耶鲁大学。1904年冬，完全不会中文的李登辉来到上海，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的分支组织。

1905年，李登辉参照基督教青年会，亲自制定章程，组织寰球中国学生会（The World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留美归国学子组成的董事会推举他为会长。当年7月1日下午2点，数百人齐聚位于北京路15号的青年会会厅，举行由严复主持的成立大会。

学生会选定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1号为会址，作为固定活动场所，后迁址至卡德路（今石门二路）191号。学生会全盛时期，会员人数高达数千，并先后在青岛、福州、新加坡、夏威夷、檳城等地设立分会。1906年6月，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在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报》，由李登辉、严复、曾子安、唐国安任主编，创刊号刊登了四位主编的合影。严复在这份报纸上发表多篇介绍西学的重要文章。

也在这个时候，李登辉结识了复旦公学的校董于右任和马相伯。于右任曾经在台湾接受《复旦通讯》采访，他回忆说：“筹备母校时期，艰苦非可言喻，既乏经费，甚至饮食居处亦无定所。筹备处在大马路张园附近，借得房屋一所，屋系友人新建者，设备甚好，有浴室。时沪市发生抵制外货运动，南市商会会长



曾少卿为之首。曾以天热，夜归南市不便，予劝其住筹备所中。曾又介绍一青年学者来住，即李登辉先生也。时李先生自耶鲁毕业，经马尼拉归国，生长异域，于中国语文不悉，半年相处，李国语进步极速。母校成立，乃恭推李先生为文科英文系主任，后兼任教务长。复旦得人，由是成功。”

于右任与李登辉的相识，是通过李登辉的同安同乡曾少卿介绍。而马相伯与李登辉相识，却得力于自传教士家庭出身的青年学者颜惠庆。1935年10月，96岁高龄的马相伯提到李登辉，这样写道：“在我创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先生推荐给我。他本是华侨，在美国读书的。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来我辞了校长的职务，李先生便继任校长，一直至今，他还在那儿维持。”

李登辉从1913年开始出任复旦大学校长。1919年6月，上海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李登辉为首任会长。当时，上海欧美同学会和寰球中国同学会的组织机构有所重叠。从1913年开始，李登辉专心筹办复旦大学，关心寰球中国同学会会务的时间渐少。到1916年，他辞去已经任职十年之久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和唐露元共同担任副会长，会长由朱少屏接任。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寰球中国同学会的各项事务因国难当头而难以维系，各项工作逐渐停止。

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复旦大学，开办大学本科，报考人数直线上升。原来办学的李公祠根本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学生，扩建校舍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国国内募捐备受冷落之后，李登辉把目光投向他的出生地——南洋。1918年1月23日，李登辉将校长一职暂时交给校董唐露元接任，

他随身携带了一份“扩充高等教育请愿书”，乘坐三岛丸号轮船从上海启程远赴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暨新加坡募捐。

由著名外交家唐绍仪牵线搭桥，李登辉得到了糖王黄奕住（Oei Ik Tjoe）捐款一万元，当时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

司简照南、简玉阶

两兄弟拿

出五万元

资助复旦大学。

李登辉和教务

长恭仙舟

随后



李登辉旧照（图源：互联网）

又前往美国募捐，在纽约等地的华侨纷纷解囊相助，又筹得善款一万余元。

1920年12月18日，在上海北郊的江湾一带举行了复旦大学新校园奠基典礼。这场载入复旦史册的新校园奠基典礼由校董王正廷主持，李登辉报告筹建新校园经过，沪江大学校长魏馥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代表简实卿等嘉宾先后致辞。最后由校长李登辉在奠基石上填下第一锹泥土。两年后落成的新复旦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座教学楼——简公堂、一座办公楼——奕住堂，另外还有子彬院科学馆，为富商郭子彬捐建。

此时的复旦大学已经开始与时俱进招收女生，第一批招收103名女生进入复旦大学就读，但是女生宿舍却无钱建设。李登辉将目光锁定在同为荷属东印度的南洋侨领、《工商日报》创始人陈性初身上。当从李登辉口中得知，建造女生宿舍需要一万两白银后，陈性初爽快地捐出两万。一年后，一座漂亮的两层宫殿式女生宿舍在子彬院东侧落成，男生们戏称其为“东宫”。

复旦大学迁到江湾新校园后，财务处人少忙不过来，李登辉夫人汤佩琳便来帮忙。财务处每年冬天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采购取暖用的煤炭。学校每间办公室都配有一只取暖的煤炉，每天限量从财务处领取煤炭两斤。1923年冬天，又到了购煤取暖的高峰时刻，有人借此大做文章，认为汤佩琳经手的财务处购煤有问题，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有较大差距。个别教授将此事悄悄告诉学生，不久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学校。有学生向学生自治会建议，要求李校长公开学校财政、公款取暖用煤情况。学生自治会公推13名学生，代表全校师生向李校长提出公开财政开支。

李登辉校长接到来信后很生气，认定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心怀不满，利用青年学生的冲动来抹黑他，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当

下与夫人汤佩琳双双离职，后去南洋疗养，任由办事人员在财务处查账，以明心迹。1924年9月25日，《南洋商报》第15版“本坡新闻”栏目刊载“李登辉博士之游踪”消息：“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博士，前日偕其夫人往吉隆（坡）游历，现下榻于太平局绅陆秋泰君之邸寓云。”经过校方和财务处详查发现，所谓的汤佩琳经济问题实际上是她没有将19张总价值为503.10的发票及时报销列入决算，仅此而已。

经过这一次风波之后李登辉在20多年的校长生涯中有过多次辞职，此后的每次辞职不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与复旦大学学生爱国运动有关。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之后因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李登辉迫于军警压力愤而辞职，离开复旦大学，校务由郭任远教授代理。

1935年5月24日的《南洋商报》，刊登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院，曾经留校执教并兼任过李登辉校长英文秘书的吴道存撰文《英文作家前辈：李登辉印象记》。文章写道：“讲到中国英文作家的老前辈，我们立刻想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博士。李老博士今年六十三岁了……他虽然三十岁才回到中国，但是现在能讲很好的普通话、上海话，和他的本乡的福建话。他虽然以英文著名，但是他的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腊文、拉丁文、马来文都很不错……他很可以做大官，但是二三十年来他一心一意办复旦大学，这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看来也许是‘其愚不可及也’，而我们中国正是需要这种‘愚人’啊。”文章还透露李登辉做过中华书局的英文总编辑，出版过几本英文教科书。在商务出版社出版有《文化读本》《李氏文范》《李氏英语修词作文合编》《今日中国之重要问题》等。“我问他何以最近不著书，他说‘我本预备编一部世界史和一本世界地理，材料已搜集，但是我的Wife（妻子）死

了，我没有心编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上街请愿游行，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民主救亡运动。复旦大学学生冲在最前列声援北平学生，多次到上海市政府请愿。12月23日，复旦学生齐集上海火车站，准备前往南京总统府请愿。此事被蒋介石得知后，马上打电报给李登辉校长，请他务必出面阻止复旦学生前往南京示威请愿。李登辉接到蒋介石电报后，很快回电：“南京蒋院长钧鉴：复旦大学学生组织赴京请愿团，劝阻无效，群集北站，奉梗梗戎电示，特向诸生宣读，再三晓谕，迄未听从。登辉诚信未孚，惭惶无似，除向校董会引咎辞职外，谨此电闻。”

后来，当局阻止火车司机驾驶火车运送请愿学生，司机跳车而逃。正好有个复旦学生在煤窑开过小火车，他跳上火车直接开往南京。当局得到消息后，派人在无锡破坏了铁路，学生们发现后动手修好铁路继续向南京前进。此举激怒了军警当局，将复旦学生视为眼中钉，竟然派出大批军警前来抓人。1936年3月24日晚，复旦大学校园如往常一样安静。夜深人静时分，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率领600多名军警包围了复旦大学。当潜入校园的军警闯进“东宫”准备抓人时，被一位起夜的学生发现，她立即敲响校钟报警。学生群起抵抗，把进入校园的部分军警赶走，一名女军警被抓住。李登辉闻讯后马上赶来，他竭力阻止，结果被推倒在地。

1936年4月11日，《南洋商报》第11版刊登新闻报道：“上海复旦大学师生被捕详情，因作救国运动故犯罪。师生共十五人被逮捕，警察学子冲突伤卅余。李登辉先生亦受棍击。”此次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使用强硬手段，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激化了矛盾，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感。当局换了一种思路，采取温和手段，计划先将一向支持学生运动的李登辉开除出复旦，再将复旦大学迁往外

地，使其离开上海大本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派出复旦大学前教授、立法院副院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伦来到上海，商讨全面改组复旦大学，准备从根子上解决复旦问题。最后处理的结果是强迫李登辉休养，变相逼他辞职，立刻离开复旦大学。

因抗日战争迁到重庆办学的复旦大学于1946年东归上海，与李登辉在上海苦苦支撑的上海复旦大学补习部会合，他才正式辞去校长一职。这一年他已经74岁，双眼几乎完全失明。1947年11月19日，为复旦大学付出一生心血的老校长李登辉因脑溢血去世，全校师生3000人为他送行。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知名学者陈望道撰写的《悼李老校长登辉先生》一文，开头第一句高度概括了李登辉的一生：

“先生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也是民国校长的最好典型。”

1947年11月21日，《海峡时报》第3版刊登了一则路透社于前一天发自上海的电讯：“出生于巴达维亚的中国著名教育家李登辉先生，昨日在家中去世，享年75岁。李先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巴达维亚上学，后来在新加坡英华学校就读。”同一天的《南洋商报》在头版，刊载“上海二十日合众电”，标题为《复旦校长李登辉逝世》。报道说：“中国教育家、前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博士于星期三脑部出血，逝世于此，享受七十有五。李氏系巴城侨生，曾肄业于新加坡英华学校，继而赴美……一八九九年得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

#### 参考文献：

- [1] The Straits Times, 21 November 1947.
- [2] 《南洋商报》，1924年9月25日，1935年5月24日，1936年4月11日，1947年11月21日，1957年4月10日。
- [3] 《李登辉传》，作者：钱益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为本地作家）

# 八十寿庆 甲子戏缘



## 读《胡慧芳回忆录》



文图·庄永康

**新**加坡国声音乐社刚出版的《粉墨芳踪》，是本地粤剧著名文武生胡慧芳的回忆录，传主口述，由她的戏曲学生、电子工程师刘家明撰稿。封面的副题是：“八十年人生岁月——甲子舞台热情”，彩照为传主早期的赵子龙扮相英姿。赵子龙可说是“芳姐”从艺六十年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文武生”是一个典型的粤剧行当，相当于戏班中的第一男主角，须兼具文唱武打的功架。胡女士自谦是业余演员，她一生相夫教女，孙女也大学毕业了。书中《忽必烈大帝——粤剧一家亲》的篇章，便概述了她由父亲胡华亨引领入门，三名女儿也都爱上粤剧舞台的经过。页93讲到了她的夫婿梁领芳：

大家可能不知道梁生（大家都这样称呼他）不会欣赏广东大戏，也不喜欢看大戏，不过却是我演出时的“跟得先生”……梁生平时有空就到处去找可以改制成道具的材料带回给道具组。不过最难忘的一次是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六国大封相》，到了快开场时才发现居然忘了带最重要的罗伞。梁生和一团员立刻飞车去冈州会馆，想不到一出剧院就遇到了蛮严重的车祸。还好吉人天相无人受伤，团员另外打车及时送来罗伞开锣，不过梁生的车则被撞得惨不忍睹。

上面谈到的“冈州会馆”，就是芳姐活跃了大半辈子的社团。新加坡开埠不久的1840年，

这个属于广东新会人的会馆便成立了。自牛车水新桥路门牌321号的“新厦”在1924年建立起来之后，一直沿用至今。百年历史，都在这里上演。建国总理李光耀，也曾到馆中发表政策演说。冈州的武术班、舞狮舞龙等活动，都属于本地会馆中的佼佼者。

芳姐自述，她是在1976年9月1日加入冈州会馆的，也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学戏回忆。在《女儿香——亦师亦友胡桂馨老师》篇章中，她说：“馨姐在冈州会馆的时候除了教导我们演戏，也非常照顾我们……最令我难忘的是《女儿香》。在表演这部长剧的时候，馨姐不惜自降正印花旦的身份扮演丫鬟，而文武生兰姐（卫梦兰）也饰演老旦，好让我们新手当主角，下尽苦心栽培后辈。”

胡桂馨曾是新加坡文化奖得主。书中不乏对其他良师益友的回忆，也附录了舞台拍档和学生们对芳姐的赞誉。芳姐曾多次到香港，参加由“华师傅”文千岁、梁少芯创办的千岁粤剧研究院进修。《汉宫秋月》篇章详述了与师傅学习水袖和各种功架的过程。当然，怎样领会戏曲舞台的精神，那是少不了的。

刘满钻，是芳姐数十年的老搭档。书中描述，《同治与阿鲁特氏》是这位“才女”为芳姐量身定做的一部粤剧，曾在1997年“刘满钻——廿载磨砺灿光华”和2013年“刘满钻粤剧作品专场”中演出。

## 对传承粤剧充满热诚

说到这里笔者须要交代自己是怎样“认识”芳姐的，说来有段小故事。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海峡时报》双语版担任文化记者时的岁月。1988年9月13日，报上以英华双语刊出了我对该年“传统戏曲节”所撰写的一篇总结剧评。戏曲节上呈演了一个琼剧、一个潮剧和两个粤剧，文中提到冈州会馆的粤剧《铁血丹心》：

……冈州演员相当出色，演英雄唐经纬的胡慧芳，功底深厚，可说是近年来本地粤剧界生角的最佳人选。旦角刘满钻嗓音清亮，水袖不弱。该团如果有好的剧本、导演和舞美设计，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大概是“最佳”两字引起敏感，文章不意引来了一篇兴师问罪的投诉，指记者的判断不够专业等等。幸好报馆编辑为记者辩护，认为这是个人看法，无伤大雅，记者的饭碗终不至于跳舞。事后看来该文的基调只是为“传统戏曲节”打气，说些鼓励的话，并非演艺比赛上的评分，没动了谁的乳酪。而随着数个月后笔者动身到英国去做广播（华语普通话兼粤语），职业焦点转向国际时事，与本地戏曲界也就远隔重洋了。



胡慧芳（右）与馨姐近影

也许万事离不开一个“缘”字，从《联合早报》退休十多年的笔者，今年7月间却在报上读到胡慧芳口述、文史作者刘家明撰稿的回忆录出版消息，这令我一方面想起“最佳小生”的往事，另一方面则立马要向这位文友的“出书壮举”表示祝贺。

很荣幸地，随即得到家明兄传来赠票，8月12日下午到牛车水人民剧场观赏了由国声音乐社呈献的《粤韵传承 恭贺国庆》演出，并承蒙惠赠一册《粉墨芳踪》。据闻这次汇演和出版，都是大家齐心协力给芳姐所做的“贺寿工程”。演出的压轴是胡慧芳戏宝《赵子龙催归》，目前视频已贴到网上。对于一甲子的粉墨登场，芳姐在书中说：

我在舞台表演这么多年，虽然每场表演都有尽全力去演绎，但从排练、彩排到出场等等的环节里，一定也会出些状况。很多时候都是机警的拍档或乐队，又或其他工作人员临场处理得巧妙，有时则是取巧弄得个“完美的失败”，没被观众即时发现罢了。

芳姐言重矣！我们世上每个人，天天追求的，也还不是“完美的失败”而已？

国声社长萧永祥在回忆录的序中形容芳姐：“近期她离开了服务几十年的会馆，本来打算闲下来。不过当国声音乐社邀请她担任艺术总监，希望她能够继续把粤剧传承下去时，她马上答应了。可见她对传承粤剧的热诚。”深有同感。

（作者为资深报人）



胡慧芳的花旦造型之一



梁振康《灵菊硕》水墨 88X200cm



吴刚《天伦之歌》油画 76X76cm



谭瑞荣《星月》胶彩 122X122cm

# 新加坡五十八周年 国庆美展隆重开幕

文图·赵宏

2023年8月17日晚7时，由新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妙华艺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新加坡58周年国庆美展》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一楼礼堂举行，各民族优秀艺术家共同参展，展现我国美术界的繁荣与创新以及本地民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靠近主席台的醒目位置还专门展示了新生代青少年艺术爱好者的作品，意在体现新加坡美术事业的传承与未

来。展览开幕主宾是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隆先生，新加坡美术总会会长兼妙华艺术家协会会长梁振康及众多来宾和参展艺术家同时出席。

国庆美展在本地历来都是文化盛事，为“配合国庆，我国在1969年开始举行国庆美展，成为一年一度备受全民瞩目的一项盛大的文化艺术活动。国庆美展当年是由文化部和本地16

仁德長流

张有铎  
他于  
张有铎

张有铎《仁德长流》书法  
49X205cm



黄红《长相依》水墨 80X200cm



杨昌泰《牛》书法 83X77cm

个美术团体联办，标志本地视觉艺术的发展生态。诚如时任文化部长易润堂于1975年国庆美展特刊献词中所说：‘国庆美展是一年内重要画展之一，它集合了成名画家和青年画家的精萃作品于一堂，让公众人士得以观摩欣赏，因此发挥了意义深长的作用’<sup>[1]</sup>。首次国庆美展约有200名艺术家参与，展览工委从近700件作品中选取300件展出。时任新加坡艺术协会会长已故先驱艺术家刘抗担任工委主席，下属两个评选委员会，分别负责遴选中国书画类作品和西洋艺术作品及其他类别作品，参与评判者均为当时较为知名的艺术家。刘抗于1978年卸任国庆美展工委主席，继续参展至1981年。同样在1969年，另一项比较大的展览是为庆祝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由

文化部举办的“150美展”，也颇为轰动。

1970年，文化部再次与10个艺术团体联合举办国庆艺术展，地点继续选用维多利亚纪念堂下层的展览大厅，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所有艺术家开放参展，入选作品253件，后又挑选出75件作品在一些中学流动巡展。据报章报道，一位来自西澳大利亚州的游客福尔斯夫人参观展览之后，即表示有兴趣购买其中的几件展出作品，传为美谈。

当时，舆论普遍有新加坡是“文化沙漠”的流行观念，在连续两年成功举办国庆美展后，文化部决定于1971年再办第三届美展，并循例每年举办，为艺术家提供更多机会，以此驳斥错误观点。本地画家陈楚智曾记述在1976年荣获国庆美展优越奖章。不过，时过境迁，文化部最终于1980年代停办国庆美展，此后，虽然有一些社区或美术团体坚持以各种规模和形式继续主办国庆美展，但多规模较小且特定性强。“自1990年代起举办的新加坡美术展，被认为是国庆美术展的‘延续’，但这个双年展不在国庆期间举行”<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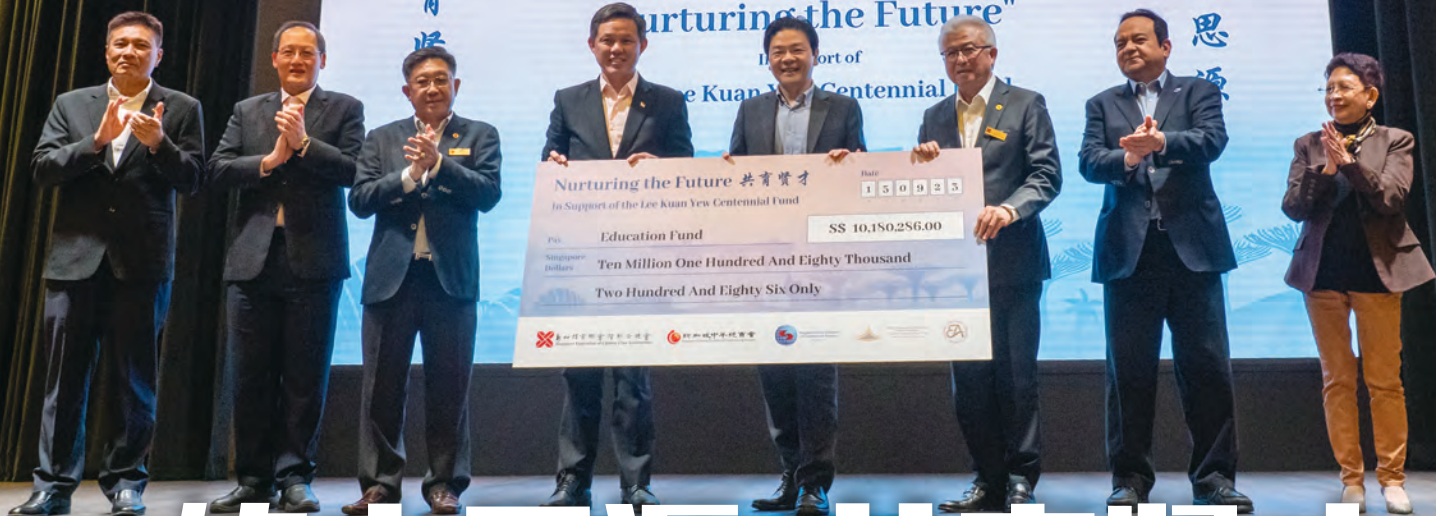
在文化部国庆美展之前，新加坡也举办过类似的全国大型展览，本地艺术家林木化（Lim Mu Hue, 1936-2008）曾在自己的艺术简历中明确记载他1960年参加于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的“庆祝本邦自治一周年：本地画家作品展”。同样，在1960年，赤道艺术研究会也曾举办“国庆节本地美展”，那时，新加坡还没有独立建国。

注释：

[1] 黄恩德《让本地视觉艺术绽放异彩》，《联合早报》，2018年7月17日。

[2] 《国庆书画美展》，The C3 Team，新加坡书法家网站，2013年10月13日。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 饮水思源 共育贤才

## 四大种族的五社团为李光耀百年树人基金筹款逾千万



文·欧雅丽  
图·中华总商会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马来商会、新加坡印度商会，以及新加坡欧亚人协会联合推动的名为“饮水思源、共育贤才”乐捐活动于9月15日在中华总商会嘉庚堂举行的支票和签名册移交仪式上圆满落下帷幕。

五大团体代表人——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马来商会主席阿布巴卡、印度商会主席帕雷尔、欧亚人协会会长Sandra Theseira将筹集的超过千万捐款移交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教育部长陈振声、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和在场的超过200名来自商会、社团和学校等机构的代表一起见证了这一过程。

### 五社团首次联合筹款 体现团结精神

“饮水思源、共育贤才”活动是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今年7月率先发起，新加坡马来商会、新加坡印度商会和新加坡欧亚人协会共同参与联办的筹款活动，其目的是要鼓励国人和广大社群支持“李光耀百年树人基金”。

自筹款活动启动后，代表新加坡四大种族的五个团体携手，号召近400个机构为李光耀百年树人基金筹集了超过1000万捐款，这是五大团体首次联合展开筹款活动。除了筹款外，五大团体还召集各大会馆、学校、商会，以及社区伙伴向民众募集签名，表达对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敬意，以及对“饮水思源、共育贤才”活动的支



持，最终共收集到超过21万个签名。

黄循财副总理在捐赠仪式上致辞时表示，9月16日是李光耀先生的100岁冥诞，是反思他所秉持的多元种族、平等、唯才是用等价值观的时机。李光耀和其他建国元勋努力建设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各族群互相支持。“饮水思源，共育贤才”活动体现了这种精神。他鼓励在场的商团、社团继续在加强社会团结方面发挥作用，发起像“饮水思源，共育贤才”这样的民间活动，加强社会各界的凝聚力。

## 宗乡总会带领会员积极支持响应

宗乡总会作为这项活动的发起机构之一，自活动一开始，就积极发动会员团体参与，也得到了会员团体的热烈响应。最终，有近100个社团，以及多家学校、公司等参与了这项活动，筹得近500万捐款。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8月17日举行的“饮水思源，共育贤才”记者会上说，这是本地民间团体自发的乐捐活动，旨在汇集民间的力量支持“李光耀百年树人基金”，让全体新加坡人民都参与到对李光耀先生的纪念中。此活动得到四大种族五团体的支持，反映了新加坡是多元种族团结的社会，这也是李光耀先生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

## 有关李光耀百年树人基金

李光耀百年树人基金是为了配合建国总理李光耀百年冥诞，纪念李光耀先生对发展青年的坚持，由本地商业领袖发起的。这项基金于今年5月由副总理黄循财启动，启动之初便获得来自25个私人机构和个人的捐款8230万元，政府还提供一对一的捐款配对，顶限为5000万元。

这项基金主要资助四个教育项目和奖学金，包括新设立的新加坡青年领袖计划和李光耀城市绿化与生态学研究奖学金。基金也扩大李光耀奖学金的范围，并且每年为多达1000名表现出韧性和潜力的工艺教育学院和理工学院弱势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题图说明：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其生（右三）在副总理黄循财（右四）的见证下把支票提交给教育部长陈振声（左四）。左到右：新加坡马来商会主席阿布巴卡先生、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医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教育部长陈振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其生、新加坡印度商会主席帕雷尔、新加坡欧亚人协会会长Sandra Theseira女士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 《源》杂志再次携手南洋女中 助力双语教育

文·欧雅丽 图·南洋女子中学校

继去年《源》杂志与南洋女子中学校（简称“南洋女中”）首次合作，成功举办“译彩纷呈”翻译营后，今年《源》杂志再次与南洋女中合作，支持其举办第三届“译彩纷呈”翻译营。

今年翻译营的专题是新加坡本土文化翻译，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多元文化素养、双语能力，以及磨炼翻译技巧。翻译营于8月24日开营，两天的营会共吸引了来自南洋女中、华侨中学、南侨中学、海星中学等13所学校的大约200名学生及老师参与，参与的学校和学生数量都比去年多。

8月25日下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蔡其生会长受邀在南洋女中秀梅大会堂为参与翻译营的师生们做了题为“饮水思源，回馈社会”的主题演讲。蔡会长分享了他在华社服务近四十年的经历和感悟。他用自身的经历鼓励学生们尝试走入会馆，了解自己的根，传承先辈的精神，积极回馈社会。他也建议学生们要掌握华文首先要了解华族文化，不仅要在学校里学知识，也应该深入相关文化领域，亲身体验和了解，才能更有效地掌握华语，成为双语双文化人才。

翻译营除了举办两场不同主题的翻译讲座外，还进行了中英互译比赛。各参与学校分别翻译了由《源》杂志提供的一篇中文文章和由土生华人协会提供的一篇英文文章，最后评选出最优秀的中英文翻译作品。经过评审的评选，最终来自海星中学的卢辉宇、曹辉予和王祖辉获得中译英比赛第一名；来自南洋女中的李瑞嫻、王怡菲和杨祉媛获得英译中比赛第一名。

本期的“校园热线”专栏，我们将此次翻译营比赛的中英文原文和获奖作品刊登出来，以此鼓励学生们努力掌握双语，同时也希望更多学生能关注本土华文刊物，提升阅读华文刊物的兴趣。



# 豆蔻的故事

文图·刘家明

槟城，又名槟榔屿。去槟城游玩，本来是想听一些有关槟榔的故事。不想在市中心，导游却叫我们去“打卡”全马来西亚最大的豆蔻（雕像）！后来由于行程有变，机缘巧合下带我们去参观槟岛西部，浮罗山背南天门前的“义合豆蔻厂”。这才知道，原来槟城著名的除了槟榔就是豆蔻了。

## 历史中的豆蔻

豆蔻作为中药和香料，早就记录在中国的许多药典里，不过种类繁多。从学名来说，俗称的豆蔻有指白豆蔻或草果，红豆蔻则是大高良姜的果实。草豆蔻是Alpinia，香豆蔻是Amomun。而我们一路来叫的Nutmeg，规范的俗名是“肉豆蔻”。为了适应本地的俗称，本文就把肉豆蔻简称为豆蔻。

豆蔻和丁香是历史上香料战争的主角，从几百年前开始，它们就几乎与黄金同值。豆蔻有药用功能，可以防腐，是高级食材的配料，也是香料，整个豆蔻果可以说是物尽其用。把豆蔻果剥开，拿出果核（种子），果肉去水晒干烘干就可当做香料使用，去皮后加工去其涩味可做成零食；豆蔻种子外壳有清晰的纹路，还有一层鲜红色的假种皮包着，红色的假种皮俗称“豆蔻花”，也最值钱；打破了种子壳可以看到有美丽花纹的核仁。整个豆蔻果依其各部分的特性，可以制成不同的产品，如祛风药油、药膏、茶粉、食品等。十六七世纪的西方富豪甚至把豆蔻核仁带在身上，用餐时就把它拿出来磨粉食用炫富。

## 豆蔻与新加坡的渊源

在中世纪以前，豆蔻市场被阿拉伯商人垄断，出产地被高度保密。随后西方航海大国葡萄牙发现了产豆蔻和丁香的香料群岛（东印度摩鹿哥群岛），跟着是西班牙，接着是荷兰东印度公



威廉·法夸尔收藏的豆蔻图（图源：国家博物馆）

司加入战团，最后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殖民团队的到达。除了大国间的争斗，更是残暴的殖民掠夺，涂炭生灵，把香料群岛变成原住民的炼狱。当时英国人还把豆蔻带到各地种植，其中格林纳达岛最为成功。

英国殖民槟城后也在当地试种，开始了在东南亚种植豆蔻的历史。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时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也在福康宁山试种这种昂贵的经济作物。法夸尔对自然科学有兴趣，早年在马六甲当官的时候就已聘请了画工把豆蔻画了下来。在彩色摄影还没有发明之前，这是最漂亮完备的豆蔻图，原作现在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豆蔻树种植实验在新加坡非常成功，激发了大批商人投资豆蔻园。其成功与获利比其他农作物如咖啡、甘蔗、茶叶和棉花等大得多，在1830年后更是达到高峰期。本地的报章在1827年还有专业人士撰文教人种豆蔻，据悉只要7个劳工，50头牲口和2套耕犁车，就可以维持一个1000棵树的豆蔻园，经济效益非常高。

可惜好景不长，1840年一种来历不明的“溃疡病真菌”开始在豆蔻园传开，患病的树都结不出果，全新加坡的豆蔻园无一幸免。到了1850年，全岛几乎已经没有健康的豆蔻树了。早入行的豆蔻园主得以全身而退，留下了不少破产的投机园主。豆蔻树从此走入历史。

### 福康宁山的豆蔻树

莱佛士曾于1822年在皇家山（现在的福康宁山）开辟了一个试验香料园，命人种了125棵豆蔻树和播下了1000粒豆蔻种子，还有450棵丁香树以及其他经济作物。随着农业在本地快速的消失，香料园早已荒废。

近年来园林局重新规划和整理了福康宁公园，在山坡上种满了在建国历史里曾经出现过的香料，把香料园还原，也让我们可以近距离观赏到雌雄果同株的豆蔻树。雌豆蔻果较小，单核，底部只有一横纹。雄果较大，内有双核，底部有十字纹。只有雌果能繁衍，传宗接代。



福康宁公园香料园里的豆蔻树

### 豆蔻路和乌节路

乌节路的Orchard有果园的意思，其实更贴切的是豆蔻园。1830年时，几乎所有的豆蔻园都集中在这里。虽然富豪园主们后来改行了，不过很多的物业资产仍然留在这里。大家比较熟悉的欧思礼、布拾连、卡佩芝、史各士，经禧区的卡涅尔都是豆蔻园主。其他的地方如安详山、达士顿、如切和汤申也有一些豆蔻园。

城市重建，街道易名。19世纪时盛极一时的豆蔻园区，目前只在ION大厦的侧面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豆蔻雕像，以及在幸运商业中心的后面，留下一条短窄的豆蔻路，以纪念短短的香料时代的辉煌。

（作者为本地电子工程师）

## THE STORY OF NUTMEG

Author: Low Kah Meng

Penang, is also known as Pulau Pinang, is where we visitors expect to know some stories about Areca catechu. However, unexpectedly, in the city, our tour guide took us to "check in" at the largest nutmeg statue in all of Malaysia! Later, due to a change in the itinerary and a fortunate turn of events, we ended up visiting the Ghee Hup Nutmeg Factory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Penang Island, near the South Heavenly Gate on the back of Mount Pulau Pinang. It was then we discovered that besides Areca catechu, Penang Island was famous for nutmeg, too!

### The History of Nutmeg

Nutmeg has been recorded in many Chinese pharmacopoeias as a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spice, but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Scientifically

speaking, the common name, cardamom, can refer to either white nutmeg or red nutmeg, while "red nutmeg" is the fruit of the greater galangal. Grass cardamom is called the Alpinia, while fragrant nutmeg is the Amomum. And what we have been commonly calling "nutmeg" is more precisely referred to as "Myristica fragrans". To align with the local terms, this article simply refers to it as "nutmeg".

Nutmeg and cloves have been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e spice war throughout history. For the past few centuries, they have been as valuable as gold. Nutmeg serves multiple purposes: possessing medicinal properties, becoming a preservative or an ingredient of gourmet cuisine, and serving as a spice. Every part of the nutmeg fruit can be used to its fullest extent. When you peel the nutmeg fruit and extract the seed, the fruit pulp can be dried and used as a spice. After peeling the fruit and processing it to eliminate its astringent flavor, it becomes a snack. The outer shell of the nutmeg seed shows distinctive patterns, with a layer of bright red aril, known as "nutmeg flowers", which is the most valuable. Breaking the seed shell reveals a beautifully patterned kernel. Depending on the properties of each part, the nutmeg fruit can be made into different products, such as medicated oil, ointment, tea powder, and various food item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wealthy and powerful Westerners even carried nutmeg kernels with them, bringing them out during meals to freshly grind and consume them to show off their wealth.

### **Nutmeg's Connection with Singapore**

Prior to the Middle Ages, the nutmeg market was monopolized by Arab traders, and the origins were kept as highly confidential. Later, major Western marine powers became involved in the trade. Portugal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e Spice Islands where nutmeg and cloves were produced,

known today as the Moluccas in the East Indies, followed by Spain. And the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joine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al teams arrived.

Beyond the struggles among these major powers, this period was marked by ruthless colonial exploitation, inflicting great suffering on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turning the Spice Islands into a living hell. During this period, the British also brought nutmeg to various regions for cultivation, with Grenada Island being the most successful.

After the British colonization of Penang, the British also tried local nutmeg cultivation, starting the history of nutmeg planting in Southeast Asia. In 1819, after Sir Stamford Raffles landed in Singapore, William Farquhar, who was then the Resident of Singapore, conducted planting experiments with this expensive cash crop on Fort Canning Hill. Farquhar had a keen interest in natural sciences and had previously hired an artist to have nutmeg painted when he served as an official in Malacca.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color photography, the painting was the most detailed and exquisite drawing of nutmeg. The original artwork is currently kept in the National Museum.

The nutmeg tree planting experiments in Singapore were highly successful, which spurr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to the investment in nutmeg plantations. Its success and profitability far surpassed those of other crops like coffee, sugarcane, tea, and cotton, reaching its peak after 1830. In 1827, local newspapers even featured an article by professionals, teaching people how to plant nutmeg. It was reported that maintaining a nutmeg plantation with 1,000 trees required only seven laborers, 50 animals, and two sets of plowing equipment, indicating high yields of economic returns.

Unfortunately, this prosperous time was short-lived. An unidentified "canker fungus" began spreading in nutmeg plantations, stopping the

affected trees from bearing fruits. Not a single nutmeg plantation in Singapore was spared. By 1850, there were barely any healthy nutmeg trees left on the entire island. Early nutmeg plantation owners managed to get out without any loss, but many speculative plantation owners went bankrupt. Nutmeg cultivation has thus faded into history.

### Fort Canning's Nutmeg Tree

In 1822, Sir Stamford Raffles opened an experimental spice garden on Government Hill, now known as Fort Canning Hill. He ordered 125 nutmeg trees planted and 1000 nutmeg seeds sowed, along with 450 clove trees and various other cash crops. As agriculture rapidly disappeared in the locality, the spice garden was left abandoned.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Park Board has undertaken a revitalization project for Fort Canning Park. They have planted a variety of spices that were once a part of the nation's founding history, bringing back the spice garden. This allows visitors to closely observe both male and female nutmeg fruits in the same tree. The female nutmeg fruit is smaller, with a single seed and a single horizontal stripe at the bottom, while the male fruit is larger,

containing two seeds and a cross-shaped pattern. Only the female fruit can reproduce and carry on the family legacy.

### Nutmeg Road and Orchard Road

Orchard in "Orchard Road" signifies a garden of fruits, but it would be more suitable to call it Nutmeg Garden since almost all nutmeg plantation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is area in 1830. Although wealthy plantation owners later diversified their interests, many property assets remained there. Familiar names such as Oxley, Prinsep, Cuppage, Royal Plaza Cairnhill owned nutmeg plantations in the area. Other locations like Mount Faber, Dawson, Rochor and Tanglin also have nutmeg plantations.

With urban redevelopment, street names were changed. The once-thriving Nutmeg Garden of the 19th century is now reduced to only one large nutmeg statue on the side of ION Orchard and a narrow Nutmeg Road behind Lucky Plaza, commemorating the brief but glorious spice era.

**(Translated by Jason Low Hui Yee, Cho Yew Yee, Heng Cho Fai from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Winning entry of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Competition)**



乌节路和豆蔻路 (图源: 谷歌地图绘制)

# HER STORY IN THE MAKING

Author: Nyonya Linda Chee

BABA RAYMONG WONG OF THE KIM CHOO KUEH CHANG FAMILY HAS LIVED AND BREATHED BAKCHANG ALL HIS LIFE HE SHARES STORIES OF HIS PIONEERING GRANDMOTHER.



Kim Choo Dumplings

It all started with one determined nyonya who did not want to lose a child. Angry with her son-in-law for wanting to give his daughter away in faraway Terengganu, she instructed her son to make a trip there and bring her grandchild to Singapore. She adopted the girl as her own daughter, passing on the finer points of making nyonya bakchang, or dumpling, to her. That child was Lee Kim Choo.

Kim Choo was born in Terengganu in 1933 to a dried seafood trader surnamed Lee. He thought

she brought bad luck because his business did badly, and he fell into ill health. Fortunately for Kim Choo, she had a stable and happy childhood under care of her grandmother, Tok Siew Neo, in Singapore. “She had a strong bond with my great-great-grandmother (who we referred to as our Cho Cho).” Said Kim Choo’s grandson, Raymond Wong.

The Dumpling Festival was one of the four main festivities of the year for the Chinese, Peranakans included. Great-great-grandmother would buy lots of glutinous rice from the market about a month before the festival,” and task Kim Choo to pick out the white rice grains. “kueh chang abu(Kee Chang) made with glutinous rice will be very lembut, or soft. It will spoil easily if there is any white rice in it.”

The Dumpling Festival take place on the 5th day of the 5th Lunar month at the beginning of summer, known as the Summer Solstice, the day being the longest and hottest of the Lunar year. Great-great-grandmother would hang a bunch of keechang from the first batch at the front door to herald the coming of the festival, plus a bunch of dried daon aroda (rue herb).

In the 1960s, many nyonyas in Katong made Kueh for sale from their homes to earn precious income. Kim Choo was the only nyonya one the



20世纪80年代初，金珠在如切坊60号店屋售卖娘惹肉粽  
(照片由金珠的孙子Edmond Wong提供)

streets, selling nyonya chang under a banyan tree. Raymond feels fortunate that his grandma stayed 15 years with his family at Telok Kurau until 2013, during which she shared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about her past. Kim Choo died in 2015.

The family business prospered in the 1970s after Kim Choo moved from under the banyan tree to the shop unit beside it at 60 Joo Chiat Place, where they have stayed since. Raymond's father spent his childhood in Kampong Joo Chiat helping Kim Choo "to cut woods for the fire. She would throw Chinese coins into the steamer water so that when it came to boil, the coins would jiggle with the bubbles and make a tinkling noise. Then she would have to tambah ayer panas or add water. It was her timer. My dad remembers because he had to help her top up the water."

When Kim Choo married, her grandma's family did not have the luxury of giving a dowry for her marriage. Thus, when she was hawing bakchang, she envied the nyonias who wore kebayas because she could not afford them. Perhaps to make up for the deprivation, Kim Choo wore two kebayas on the same day, for the first time in her life, at her eldest son Sin Min's marriage to Helen on 1 April 1976—one at tea ceremony and the other at the wedding dinner.

In 2011, "my grandma asked me, to make a kebaya for her," remembered Raymond, who was fast gaining a reputation as a kebaya designer. "It was her first and only kebaya sulam (embroidery) made by me. She said she wanted to be dressed in the kebaya when she died." Raymond was taken aback, but when the time came, "we fulfilled her wish."

(Source: Linda Chee, Her story in the making, THE PERANAKAN Magazine Year 2021 Issue 1)

# 白手起家 金珠的创业故事

文·陈琳达 图·Edmond Wong

峇峇黄俊荣，来自本地著名的“金珠肉粽”家族，从小就闻着粽子的香气长大，他为我们讲述了祖母金珠的创业故事。

故事要从一位不愿抛弃孙女的娘惹外祖母说起。远在登嘉楼州（旧译：丁加奴）的女婿想把外孙女送人，她对此感到愤怒，于是吩咐儿子将外孙女带回来新加坡由她亲自抚养。她对这个外孙女视如己出，还把制作娘惹肉粽的秘方倾囊相授。外孙女名叫李金珠，正是本地知名品牌“金珠肉粽”的创始人。

金珠于1933年生于马来西亚登嘉楼州，她的父亲姓李，是一位经营海鲜干货的商人。他认为女儿的出生给自己带来了厄运，导致自己生意不景气，身体也出现问题。幸好，金珠在外祖母卓秀娘的收留与照顾下度过了一个安定快乐的童年。据金珠的孙子黄俊荣回忆：“奶奶和祖祖（Cho-Cho）（子孙们对高外祖母的尊称）感情深厚”。

端午节是华人包括土生华人在内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高外祖母在端午节开始前一个月左右便会去市场买糯米，然后会吩咐金珠把里面的白米粒挑出来。“糯米做出来的碱水粽非常松软，但里面不能有任何白米，否则非常容易变质。”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正值夏日的开始，也就是夏至，是全年最热最长的一天。高外祖母会把做好的第一批碱水粽中的一串和芸香干草一起挂到大门上，昭告端午的到来。

在20世纪60年代，加东的很多娘惹都会售卖在家中自制的糕点来挣外快，而金珠是唯一一位在街头榕树下售卖娘惹肉粽的娘惹。黄俊荣很



庆幸祖母能和他全家在直落古楼区同住十五年，直到2013。在此期间，祖母向他讲述了自己经历的种种趣事。金珠于2015年辞世。

在20世纪70年代，金珠把肉粽生意从榕树下搬到了附近如切坊60号的店铺，直到今天仍在此处营业。黄俊荣的父亲小时候经常要在店里帮忙母亲“砍柴生火”。祖母会把一枚铜钱丢进蒸锅里，当水烧开时，铜钱也会随之翻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就像计时器一样提醒祖母该添热水了。父亲因需要不停地帮祖母往锅中加水，所以对此一直记忆犹新。

金珠出嫁时，她的外祖母家无法为她预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因此，在她售卖娘惹肉粽的日子里，总是羡慕那些可以穿得起精美可峇雅（Kebaya：娘惹女性上衣）的娘惹。或许是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在她大儿子与儿媳的婚礼上，她一天就穿了两件不同的可峇雅，一件是在敬茶环节，一件则在婚宴环节。

2011年的时候，黄俊荣回忆道，“祖母希望我能为她做一件可峇雅。”那时他已是一名声名鹊起的可峇雅设计师。“那是她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由我制作的刺绣可峇雅。她说她希望去世时可以穿着这件可峇雅下葬。”当时黄俊荣被祖



金珠身着可巴雅，摄于2003年

母的这番话吓到了，但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我们还是帮祖母完成了她的夙愿。”

**(本文为翻译比赛英译中获奖作品，由南洋女子中学校李瑞嫻、王怡菲、杨祉媛翻译。原文作者陈琳达，刊载于THE PERANAKAN杂志，2021年第1期)**



金珠与长子一家，后排从左到右：孙子黄鼎翔、黄俊荣、黄星原，孙女黄可奇；前排：长子黄信民、李金珠、长媳林木洁



## 追逐游戏

文·张泽鼎

很多年后的夜晚，我才会后知后觉，母亲塞给我的糖估计早就过期了。它们安分地待在钱包的某个角落，裹在连商标都没有的锡纸皮内，积潮。而每个菜市场的午后都是闷热的，从一大早便没有得到回应的吆喝声想必积怨已久，扭曲着空气。半开放式的大棚下，空气却是令人窒息的，不仅是牲畜家禽的血水、蔬菜瓜果的土腥味；也不止于脚丫子和人字拖摩擦搓出的灰泥、讨价还价的唾液、腋处的汗。最可怕的还是水产区，我自始至终的梦魇。

我总会在浑浑噩噩的睡意中猛然察觉，自己穿的是那双卡通凉鞋，尽管早就忘了蓝红相间、头上有角的是哪位奥特曼。但地板上汪着冰凉的水，饱含恶意地刚好没过趾头，寒意顺着脊椎舔舐而上。是陈列的海鲜自带盐分的体液，和铺在它们体下的碎冰交融而成的吗？狭窄的过道两侧，是高耸过头顶的水泥台子，很敷衍地砌着残缺的瓷片。我正被人们推搡着，严格来说，是中年妇女吱呀作响的手推车、碎花褂下丰硕的臀部、没刮毛的大腿。又或是某妻管严的失意男人的吧。在恍惚间，鱼虾的腥臭味便扑面而来，无可防备。没有任何方向，一瞬间将四周包挟得密不透风。

所以我开始撒腿狂奔。

我惊叹于自己曾经娇小的身躯，又或是记忆的错乱篡改出了过于完美的梦境，我竟一路畅通无阻，可也看不到尽头。我感觉到沿途的目光，可我不敢抬头，我开始想起母亲挑拣鱼的样子。她总是干练地一手抓起，端详它们浑圆的眼，以前不曾在意的呢喃，现在我能听得明白。是关于鱼眼的光泽、浑

油程度和手感。是的，手感。这也是为什么她总要腾出另一只手，轻轻按压那富有胶感的晶状体。

我感觉无数只眼睛同样在打量着我、无数只手伸来，想要试探我是否新鲜。场景似乎逐渐变换，神色闪躲的小贩一边给一排排上海青喷洒好看的水珠，一边将胡萝卜有虫疤的那面翻转朝下；卖猪肉的在围裙上抹了抹手，接过百元大钞高举在同样猩红的照灯下挤眉弄眼，大妈不耐烦的嘴脸愈加难看……

在我精疲力竭、脚底一个打滑，向前扑倒之时，总会像溺水之人一般伸出双手，牢牢地抓住一双牛仔裤粗糙的布料。我抬头，便是母亲。此前的一切都化为干燥而粘稠的口腔，我张嘴，却只能作呕。生理上的刺激也让泪腺肆无忌惮，模糊了视线：我看起来一定无理取闹、很没出息吧。母亲便会轻叹摇头，嘴角却也是上扬的。她熟练地从钱包里翻找出那扁圆的锡纸，剥开塞入我的嘴中，便回身投入与摊主的斗智斗勇。暗白色的糖，是廉价薄荷香精的尖锐，夹杂些许皮革的霉味，却让我能够重获新生般地大口呼吸。

每到这时，我会醒来。

对此，我乐此不疲。因为我总是忘了最重要的那一帧，母亲的模样。

今晚也不例外，我迫不及待地闭上双眼。

我有时是在逃，有时是在追。

### 林高评语：

母亲用锡箔纸包的糖是个隐喻。时间向前流逝，许多记忆回过头去看却在脑子里产生各种缤纷的故事。张泽鼎写菜市场就想借助于外在的物事以折射“我”的心理变化。像在做梦，更贴切的说，是“我”的意识流动，忽这忽那。菜市场作为一个场景，它喻示“我”的成长过程必须经过一个折腾和了悟。我和母亲在上菜市场这件事，在心理上大人与小孩是有很大区别，而大人总是以惯常的方式看待事物。而所谓“追逐”大概便是“大人”“小孩”的角色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不断地轮回更替吧。张泽鼎的叙事文字颇有意味，可细读。

# 生日快乐

文·张乐冉

今天是贾夕玥三十岁的生日，父亲老贾一早就开始在厨房里忙活，准备亲自下厨做一桌美味来庆祝女儿迈进人生重要的进程。三十岁的玥玥在爸爸眼里，还是那个长不大，腻腻歪歪的小女孩，从两岁时第一次扎两个丫丫辫的时候，爸爸眼中的她就已经定格了。看着女儿长高长大长漂亮，就像自己完成的一幅美丽的作品一样，老贾每天都喜滋滋的，很满足。

贾夕玥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企从事建筑设计管理工作。在父母的庇护下，人生一直风平浪静，二十八岁步入婚姻，丈夫虽然在外地工作，但是小两口每个星期都能往返两座城市见面，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人生观，为旁人所羡慕。她三十岁的生日愿望并不贪婪，希望在四十岁生日的时候，还有父母的疼爱，丈夫的陪伴，有个聪明漂亮的孩子，身体健康，能偶尔去国外游历。这一切似乎也不难实现。

今天生日，特地请了半天假，丈夫也从外地赶回家陪她过生日。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裙子，早春有些凉意，外面搭了一件黑色小皮衣，回家的脚步都是轻快的，披肩的卷发在阳光下轻轻一扫扫出一片春意。

一进家门，就闻到熟悉的饭菜香，爸爸一定做了她最爱吃的粉蒸排骨。“爸，妈，我们回来了，”贾夕玥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接着就窝进客厅的大沙发里，平日里干练的白领形象都抛开了。

菜已经准备好，老贾在围裙上蹭了蹭手，“玥玥，时间刚刚好，快来看看爸爸为你特地做了什么好吃的？”

贾夕玥连忙从沙发上跳起来，那头卷发跟着左右摆动跳跃，老贾又想到了小时候的丫丫辫，开心的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又深了不少。“呀，长寿面！贾大厨，这上面的生日快乐是怎么做出来的？”说着也不怕烫就

把那几个字抓来吃，母亲呢赶紧笑着拍打她的手，“去洗手，三十岁了，还没个大人的样子！这几个字啊，是你爸用胡萝卜雕的，就这四个字，折腾了他半个小时，怎么样，是不是比生日蛋糕有意义多了？”

“那可不，贾大厨可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厨，这一桌菜，什么蛋糕都比不上！”

“哈哈，还是我们家玥玥嘴甜。”

吹蜡烛，切蛋糕，吃长寿面，贾夕玥过了一个完美温馨的生日，三十岁的愿望也默默许下了。

“嘀嘀嘀……”贾夕玥被一阵闹钟吵醒，挣扎着摸到手机，睡眠惺忪地看了看上面的提醒——“小贾的四十岁生日”。

楼下广场传来广播声：“各位居民，请下楼做核酸，现在不排队，现在不排队”。

“反正也不用工作，今天不去了，”小贾心想。她懒懒地起床关上窗户，不想下楼，更不想听到聒噪的喇叭声。

她忍着手术的疼痛刷完牙，抓起一把药顺着水吞下去。手机响起，是丈夫的短信：“亲爱的，生日快乐！我刚下高速，还有四十分钟到家”。

她愣了一下，回想刚刚那个梦，擦去即将滴落的泪水，打开老贾的微信号，最后一条信息是在三年前：玥玥，爸爸祝你生日快乐！

## 林高评语：

用“梦”来切换情节是老套，在这里却没有觉得这个缺点。将疫情带入便有了当下的现实感。情绪的落差很大，读来令人感伤。时间不停留，美好就不停留。张乐冉的语言简洁，轻快的叙述节奏反倒增加了小说所要营造的伤感。父亲去世和疫情有关吗？这个就留给读者去玩味了。



## 熬夜

文·张仪

空调很冷  
灯火繁忙却感到温暖  
晚间的喧嚣抚平了我的心绪  
刚沏好的酽酽普洱有些烫嘴  
柔和的光衬着白晃晃的文档

空调依旧很冷  
灯火夺走了我的温暖  
深夜的寂寥煽动了心中的焦火  
沏上许久，微温的普洱挥发于舌尖  
刺眼的光映着黑压压的黑字

灯火被旭日淹没  
寂静被车鸣吞噬  
浓茶已冰冷，我一饮而尽，冷彻心肺  
弱弱的光闪着黄澄澄的图标

我轻晒  
睡了，累了

### 林高评语：

用空调、灯光，茶水等物折射心情的变化，甚好。按诗中所叙说，“我”显然处于众多文档交迫的煎熬中。作者的叙述却不落俗套：只是陈述事实，不埋怨，不厌烦……最后轻轻一晒，万水千山我待明天走过。“灯火被旭日淹没/寂静被车鸣吞噬”两个被字句用得妙。

## 枯叶

文·张境秩

你说  
钟声刺穿了耳膜  
蚂蚁腐蚀了身躯

敷衍的祷告  
是我给你的答复

遍地的落发  
床边的药罐  
泪水浸湿的枕头

看了你最后一眼  
任你而去

### 林高评语：

读此诗令人感到悲哀。“我”和“你”的关系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到了弥留的时刻，备受病痛折磨。我的反应却是直率的，毫不掩藏。不仅丝毫不怜惜，恰恰相反，我在看你的最后一程是怎么走过的。这样违反常情的叙述语调，就把读者带入质疑的情境：“你”有不为人做的事，“我”都不愿揭示。人世间确实有很多“失去意义”的人和事，失去了不叫人怜惜。



## 思·华年

文·刘乐扬

昔  
满怀憧憬  
未知世事艰难

今  
知道了  
也不再忐忑了

光芒  
在眼中流转  
仿佛  
时间回转

纵然年华老去  
也寻回昔日的烂漫

### 林高评语:

刘乐扬的文字简练、蕴蓄，有模仿古典意境的意思。诗中传达的情意幽深，有点伤感。不过，结语轻轻一转就把意思都扭过来，变成一种智慧。“也寻回昔日的烂漫”一句之妙就在它不可以“理”喻，读之耐人寻味。

## 她

文·吴桐

蜷缩在地板上  
看着裙摆的污渍  
她喃喃道，“羊水破了”

她躺在床上  
额头上布满汗珠  
护士说，呼……吸……呼……

“母女平安”  
泪划过脸颊  
她笑了，抱着一个婴孩

### 林高评语:

吴桐截取最重要的画面，述说“她”的从容应对产子的一刻。叙述简洁。画面冷静。原是紧张的一刻竟轻描淡写。最后却没有忘记突出“她”的母性和温柔。“母亲啊”都是这样从日常里走过许多的艰难，看似稀松平常的。

# 云中谁寄锦书来

作者·林然

## 孤枕

“老公，你唔会好似佢咁样挂？”<sup>〔注〕</sup>林峻妻子有点担心。

“不会！跟你说多少遍了，我不是那样的人！你也别告诉他老婆！”林峻有些不耐烦。自从白天在武吉士路遇生意伙伴山姆·杨跟他公司女员工丽莎逛街，妻子翻来覆去问这句话，难道她已经忘了当初看中林峻的，就是他的人品？

可她描述的一幕，着实让人目不忍视：

山姆老婆起夜，看到冰箱那儿有两个人影儿抱着。她定睛一看，那女的正是丽莎，当下情不自禁哭出声来，吓得两个人影倏地分开了。

一个月前，丽莎向山姆哭诉，丈夫家暴，自己无家可归，山姆便让老婆收留她。老婆心一软同意了，没想到竟引狼入室。后来，丽莎被撵了出去，山姆也答应再不和她往来。

山姆老婆和妻子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是今天又提起这件事，妻子鼻子一哼道，现在山姆老婆改口了，说当初是自己梦游，看错了，白哭了一夜。

看路上这情形，山姆老婆还得哭。

哪里还会再有人值得自己动情呢？林峻枕着胳膊，看看一侧微鼾的妻子，叹了口气。

## 山盟

紫雾慢慢升起。农历八月齐云山傍晚。

她，会来吗？

林峻看一下腕上的劳力士，嘴角抽了一下，

山下酒店里，还有人等着。让他们等着吧。月亮在山后露出影子，林峻眼睛亮了。

那也是个月光明亮的夜晚。

“峻，你名字应该改成单人旁。”小菲纤细的手指抚着他隆起的眉骨，觉得热热的，忍不住亲了亲他的眼睛。

“什么？”他的脸烧起来。

月亮又大又圆，树影幢幢。

“菲，二十年后我们再来这里吧！”林峻说。

“我不会来。”小菲有些伤感。二十年，太遥远了。这一刻，她只想永远抱住他。但如果这样说，他又会把父亲搬出来。

“我来。你不来，我也会回来。”林峻坚定地说。

## 海暑

二十年前，苏北的高校还视学生谈恋爱为洪水猛兽。林峻和小菲牵手三年，从不张扬，在同学眼里，他俩是一对璧人，学习、社交都很出色，连一向自视前卫的好友嘉玲都心生羡慕。

大三暑假，刚刚归校的嘉玲盯着小菲：“一个假期都没回家？林峻爱你吗？都不来看你。”

“是我不让他提前回来。”小菲脸上平静，心里早翻腾起来：林峻太理智了，总是担心老师、家长会说什么。这个湿热漫长的暑假，她只有配合。嘉玲撇撇嘴：“他心里没有你，姐们儿。我给你介绍一个吧，研究生，怎么样？我男朋友同学。”嘉玲正和院里一位年轻老师谈的火热。

“姐们儿，你要才有才，要貌有貌，甭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看，咱们院出色的女生也就你，”嘉玲顿了顿，“和我！那些本科生排队过来任我们挑，我还看不上呢！”小菲摇摇头，不知怎地，鼻音很重。

大中午，知了在嘶鸣，美人蕉无力地开着。小菲去校门口拿信，学工处书记的傻儿子守在门口：“拍照，我给你拍照！”

“我看见林峻了。”嘉玲悄声说。“什么？”小菲轻呼，本来就大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嘉玲道：“他刚才去老师那里拿洗衣房的钥匙。”

小菲拿到了信，信里说，这两三天他要和同学，顺便回一下学校。小菲的心通通直跳，隔一会儿就去阳台望望。对面阳台上有一个男生，冲着她吹口哨。当然不会是他。

不知道从哪一届，女生宿舍的阳台被大家戏称为“望夫台”，对面的男生只要看见有人出现，不是吹口哨，就是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常常地想，现在的你……”。胆子大的女生就冲着唱歌的喊“周五跳舞啊！一起看电影啊！”，胆小的就溜烟逃回宿舍。这栋楼的女生，到了二年级大都名花有主了，一到傍晚，她们的男友要么站在楼下，请熟悉的人传话，要么就朝着窗子仰脖高喊女孩的名字。林峻从来没有在窗下叫过她，但总有一股魔力，让两人心心相通，聚在一起。

小菲穿上新买的湖蓝色裙子。裙子胸口有点低，腰线也明显。她往上拉了一下。

大大的操场，一个假期没有清理，杂草长得老高。

“哇！”有人想搂她的腰，她本能地一闪。

“不错，反应很快！”是林峻，他赞到。小菲是校女子篮球队中锋，在她训练的时候，林峻会悄悄在人群后面观看；晚上，会贴心地带一个煎饼果子什么的给她加餐。

“后天我还要去同学家，”林峻说，“不然我爸会发现我来找你。”

“才呆两天？”

小菲眼睛里的火焰倏地熄灭了。她多希望

林峻留下来，她有好多事儿要讲，好多委屈要倾诉：书记那个傻儿子，新收到的几封热辣辣的追求信，还有嘉玲那句叩心之问。

夕阳越来越红，终于坠入黑暗。

“你还离不开我吗？”林峻问。

小菲有些心烦，林峻一直说他爸爸不让他谈恋爱。自己哪一点儿配不上他儿子？小菲的眼泪又出来了。她恨林峻，也恨自己。为什么他一面说分手，一面过来找她？而自己，又没有拒绝的勇气。

“你爸爸为什么要你离开我？”小菲轻轻问到，她想，死也要死个明白。到底是他父亲，还是他自己这么想？

“他不想让我那么早成家。我哥谈了八年了，到现在还没成家。”林峻无奈地说。

“我们不需要那么早成家啊。我俩都是大学文凭，还怕没饭吃？明年我到你们那里找工作吧？”明年夏天，就是毕业的时候。

“别，你去你喜欢的地方。”

“我最想去的是深圳；如果不成，北京上海也行。”小菲眼睛直盯着黝黑的远处，仿佛那里藏着未来。

“你说，像我这样，是不是找一个护士也挺好？据说，两个大学生将来婚姻不稳定。”

“是挺好，但事实是你遇见了我。”小菲说。“你如果不爱我了，我马上撤出。”

“可以吗？你能吗？”林峻盯着她。

“我能。”小菲眼睛又朦胧了。

## 齐云山

大三的国庆长假，小菲和林峻想去黄山看看。颠簸了十来个小时，火车驶到山脚下，广播里却传出消息，说山道狭窄，游客太多，下面的上不去，上面的下不来。俩人转道去了齐云山。

西递古村，一台“抛绣球”老戏正在上演，林峻刚要挤到台前，被小菲一把抓住。

“我怕绣球砸到你！”小菲笑笑。

“傻丫头，都是闹着玩儿的，现在哪里还有那规矩？要有，我倒希望能被宰相府的绣球砸中。”林峻点了她的额头一下。

“管他有没有，反正不给你机会。”小菲半真半假地说。

第二天上山，遇到一个算命的，林峻拖着小菲的手要走，小菲拉拉林峻，“就听他胡说一下。你算，算姻缘。”林峻就找了块石头，和那人坐下了。

那人说林峻是金命，能当大官，好姻缘，生贵子，连五个。林峻和小菲笑喷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怎么能生五个？那人正色道，命格如此，天机不可泄露。林峻扬手给了五十块钱，小菲也没阻拦。

齐云山曾有美誉：“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到得山顶，一览无余，脚下白云缭绕，如在仙境。林峻顿时觉得腋下生风，不想离开。

月亮升起来了。不是很圆，却特别亮，跟城市里的夜大不一样。周围静的出奇。

“菲，你怕吗？”

“不。有你在，我就不怕。”

“你呢？”

“我也是。”

“冷吗？”

“不冷，有你在，我就不冷。”

“菲，有个事情我必须跟你说。”

“说吧，我听着。”小菲静静地说，她知道，她怕的终于来了。

“你等我，我将来会找你的。你要是不愿意，现在就说出来。”林峻说。

“我也不能永远等下去。只能到28岁。28岁后，我也不知道会怎样。”小菲抽泣了。

## 分飞

“小菲，快点！飞机要起飞了！”未婚夫拉着小菲猛跑，小菲急忙把手机塞进口袋，差点摔倒。

五年，整整五年了，才接到他的电话。

大四上学期，林峻考了A部公务员，分数很高。小菲也思考，看到报名要求就傻眼了：“不可以和配偶在同一个机关工作”。她转身去了实

习单位。

毕业晚会上，一杯啤酒倒下去，舌头发硬。林峻邀她跳舞，她轻轻推开了。路边一堆人在哭，有女声，也有男声。她没有哭。半夜，宿舍里闹哄哄的，没有人睡觉。嘉玲爬上了小菲的铺位。

“可以把林峻介绍到你们公司吗？A部的几个名额早就内定了。现在别人都找到工作了，他没地方可去。”

“他可以回去建设家乡，那是他父亲的梦想。”小菲摇摇头。

“小菲，你为什么要抛弃林峻？你不是很喜欢他吗？”嘉玲扯住了她的胳膊。

“不是我抛弃他，是他抛弃我。不信去问他啊！问他啊！”小菲瞬间泪崩，手捶着墙。

宿舍里突然安静极了。

为什么这么迟才打来？一切早已不是从前。

现在的小菲是君华证券年轻漂亮的业务经理，而她的未婚夫，则是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中国巴菲特”侯悦。

小菲挂掉电话。家乡的父母宾朋都在等着参加他们的结婚典礼。

她知道，她和林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 一瞥

转眼毕业十年。同学们张罗着聚会。小菲想带着儿子回学校看看，丈夫屁虫似的跟着。

系主任早知道丈夫的名头，话里话外暗示丈夫捐款，丈夫立马答应捐两千万，写上他们夫妇的名字。

好像没有机会看林峻一眼。

大家发言时，小菲终于听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他从商了，不知怎么去了新加坡，依旧那么优秀。

中午，同学们给他们夫妇敬酒。林峻依旧俊朗，没有像其他男同学一样鼓着啤酒肚。林峻拍拍儿子，儿子扭头看了他一眼，跑到自己父亲胳膊下面。倒是丈夫，笑咪咪地接了酒，一饮而尽。



傍晚安排的是游览秦淮河，小菲借故推辞了。听说林峻下午就去了机场。

## 赴约

林峻看了一下刚刚升起的月亮，月亮披着淡淡的白纱，像个娇羞的新娘。

此时的林峻已经是新加坡朗利集团的董事长，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妻子感情单纯，做生意却精明透顶，这可能得益于她父亲的优良基因。老先生把生意交给林峻夫妇后就没再过问，林峻从一个小职员起步，升职到部门经理，再到乘龙快婿，早已洞悉做生意的奥妙。

这次到中国，与其说是为一个地产项目，不如说是为赴二十年之约。

他联系了同学，听说老侯数年前已经进了监狱，却没人知道小菲的下落。

多少个午夜，他曾一遍遍设想，如果当年没有分开，现在又会怎样？得知小菲落难，林峻心里立即升起一个念头，他让小菲靠在肩头，他甚至想，就在齐云山买一栋别墅，每年这个时候，和小菲过来看月亮，眼对眼，眉对着眉，再也不用受冷风吹。

林峻正在徘徊，忽然看到远处站着一个人。

那是张叔。

在新加坡，张叔既是公司的董事，也是他的司机。张叔也来自中国，老董事长在任时，他一直鞍前马后跟着；而林峻，正是他当初为公司招聘的人才。

“张叔，您怎么也上来了？”

“小峻，别等了。你去找她，女人要好好哄。”张叔说，“这几天你打电话，我都听到了。”

“唉！好多年没有联系，是我当初对不住她。张叔，您不顺路回去看看？”林峻知道，张叔在老家有个妻子。

“哈哈，不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张叔说：“小峻，你知道唐林路住着谁吗？”

“谁？”林峻知道老董事长一度经常去那里，而得知父亲去了唐林路，妻子总是没有好脸色，甚至有些愤恨，问她原因，她又不肯说。

“老董事长的秘书。”林峻听见张叔笑了一声：“几十年了。”

“他不担心家里？”林峻问道。

“闹过，现在各取所需。”张叔唉了一声，“大家都老喽。”

“张叔，您一直跟着老董事长，怎么没有跟他们一样？”林峻好奇道。

“我啊，条件不具备。我年轻时候，和老婆闹过离婚。那时遇见一个人，他告诉我，老婆要么一个，要么四个。他说桌子四条腿，稳稳当当，茶壶四个杯，互相制衡。我那时觉得，两个已经折腾得要我半条命，四个非死人不可。后来我们婚没离，可是感情再也回不去了。你们这一代人，观念不同，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林峻笑了笑，看看月亮还是影影绰绰，便和张叔下了山。

酒店房间是半山的一个树屋，宽敞幽静，就像一只大鸟，浮在林海之中。

梳妆台上有一封信。

林峻急忙打开。

石头：

请不要再找我。我过得很好。

祝你也过得好。

如果你愿意，就等我到八十岁。

落款处是一枚扁扁的月亮。

“小菲！”林峻打开门。

一枚要圆未圆的月亮悬在山顶，清清凉凉。

## 尾声

“老公，你唔会34#\$\$@&？”妻子忽然把一只手搭在林峻脖子上，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林峻吓了一跳，发现妻子并未睁开眼，便轻轻地把她的手放下。他望望窗外，今夜没有月亮。空气有些燥热，冷气该找人维修了。

### 注释：

“老公，你唔会好似佢咁样挂？”为广东话“老公，你不会像他那样吧？”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独家专业 设计排版印刷**  
**高品质 低价格 量身定制**



设计、分色、排版、印刷、包装、打印  
Graphic Design | Colour Separation |  
Digital Prints | Large Format Prints | Packaging

拥有18年专业的出版印刷行业的丰富经验，  
多彩传媒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量身定制的设计、  
排版、分色和印刷服务。以客户为中心，品质好，  
速度快，服务一流！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65)6296 7228 Fax: (65)6296 7585  
Hp: 9683 3268  
Email: chromatic@singnet.com.sg



#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现已开放申请

2024

03

一月

截止日期



欲知更多详情

<https://sfcca.sg/资助金/>

(资助金 >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66436475    clcf@sfcca.sg

# 《源》杂志

## 优秀文学作品奖 2024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散文。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散文（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字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4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 征稿启事

《源》杂志长期征集关于新加坡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

### 投稿方式

式，以便邮寄杂志。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源》杂志邮箱，并请在文末请注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

###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